



迎就战役

科技兴农



目录

Content

- [第1节：秘密受命\(1\)](#)
- [第2节：秘密受命\(2\)](#)
- [第3节：秘密受命\(3\)](#)
- [第4节：秘密受命\(4\)](#)
- [第5节：秘密受命\(5\)](#)
- [第6节：秘密受命\(6\)](#)
- [第7节：秘密受命\(7\)](#)
- [第8节：秘密受命\(8\)](#)
- [第9节：跨进滇军大门\(1\)](#)
- [第10节：跨进滇军大门\(2\)](#)
- [第11节：跨进滇军大门\(3\)](#)
- [第12节：跨进滇军大门\(4\)](#)
- [第13节：跨进滇军大门\(5\)](#)
- [第14节：跨进滇军大门\(6\)](#)
- [第15节：解读曾泽生\(1\)](#)
- [第16节：解读曾泽生\(2\)](#)
- [第17节：解读曾泽生\(3\)](#)
- [第18节：解读曾泽生\(4\)](#)
- [第19节：解读曾泽生\(5\)](#)
- [第20节：解读曾泽生\(6\)](#)
- [第21节：解读曾泽生\(7\)](#)
- [第22节：解读曾泽生\(8\)](#)
- [第23节：解读曾泽生\(9\)](#)
- [第24节：风云突变\(1\)](#)
- [第25节：风云突变\(2\)](#)
- [第26节：风云突变\(3\)](#)
- [第27节：风云突变\(4\)](#)
- [第28节：风云突变\(5\)](#)
- [第29节：风云突变\(6\)](#)
- [第30节：风云突变\(7\)](#)

- [第31节：风云突变\(8\)](#)
- [第32节：攻心为上\(1\)](#)
- [第33节：攻心为上\(2\)](#)
- [第34节：攻心为上\(3\)](#)
- [第35节：攻心为上\(4\)](#)
- [第36节：攻心为上\(5\)](#)
- [第37节：攻心为上\(6\)](#)
- [第38节：攻心为上\(7\)](#)
- [第39节：大趋势\(1\)](#)
- [第40节：大趋势\(2\)](#)
- [第41节：大趋势\(3\)](#)
- [第42节：大趋势\(4\)](#)
- [第43节：大趋势\(5\)](#)
- [第44节：大趋势\(6\)](#)
- [第45节：大趋势\(7\)](#)

第1节：秘密受命(1)

第一章

秘密受命

美国政府一面"调停"，一面支持国民党政府。这是美国特使、三人小组美方代表马歇尔与蒋介石密谈。

设在北平（今北京）的"军调部"，即"军事调处执行部"，是专门"调处"国共两党之间军事冲突的一个机构。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经过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旨在"和平建国"的"和平协定"。但是，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仍坚持其一贯的反共立场，不但视"协定"如一纸空文，还利用"和谈"的机会加速向内战前线调运部队，并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进攻。因此，国共两党间的军事冲突一直未断。"军调部"就是为了"调处"这些冲突而成立的。它由美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三个方面的代表组成，由美国方面的代表马歇尔、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组成的军事三人委员会领导。根据全国各地区的冲突情况，"军调部"下面又分别成立了36个"调处小组"，以对各地发生的冲突就地"调处"。

1946年4月底5月初的某日。一架"军调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从延安飞往北平。

美方代表团的飞机里，坐着一名中共的敌工人员。他的名字叫刘浩。几天前他还叫刘建，而在云南时他叫刘若坚。

众所周知，美国是蒋介石政权的后台老板，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此后不久即全面爆发的内战中，就是由美国人出钱出枪，而由蒋介石出人来打中国人的。但在此刻，"美国代表"还是"中间人"，虚情也好，假意也好，或者是为了让蒋介石为消灭共产党调兵遣将赢得更多一点时间也好，他们都还是"各尽其责"地不断往返于重庆、延安、

北平及各冲突发生地之间，"卖力"地"调处"双方冲突的。因此，这一次从延安到北平的飞行，也是美方代表团的一次正常的工作飞行。

在随机人员中，却有一位神秘人物。他，文静，白皙，个头不高，貌不惊人。他这时的名字叫刘浩。

在几天前，他的名字还叫刘建。

而刘建，几年前在云南时，他的名字却叫刘若坚。

刘若坚，貌不惊人，却不是一个等闲人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云南地下省工委的领导下，他就已在云南，特别是"滇军"上层，做过许多统战工作了。他巧妙地运用各种关系，不但"结识"了喊一声震天、跺一脚撼地的"云南王"龙云、卢汉，还与大名鼎鼎的滇军实力派人物张冲、卢浚泉、曾泽生、潘朔端等有不少交往。1942年，他被调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当记者。周恩来和董必武指示他，要继续与云南地方的那些实力派头面人物保持联系，尽一切可能继续争取他们，以有利于坚持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刘若坚即以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又利用妻子禄时英既与龙云、卢汉同是彝族，又与两家沾点亲带点故的关系，进一步对他们及滇军上层的有力人物继续展开争取团结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到1943年底，中国共产党已基本上建立了与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之后，刘若坚奉命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改名刘建。

这天的天气很好，风和日丽，云薄天青。飞机在平稳地飞行。同机的中外人士指点着机身下的黄河、太行等秀山明水，有说有笑，神情都十分轻松愉快。刘浩静静地坐在一旁，用赞同的微笑参与大家热烈的情绪"会餐"，不言不语，像一个世面见少、世故未谙的大学生。

其实，他此刻的心情比谁都激动，心潮比谁都汹涌澎湃。他的寡言、沉静，只是不想引起旁人对自己的过多注意而已。

因为他是肩负着特殊使命的人。

朱德总司令一说之后，他立即想起了许多他所熟悉的名字：龙云、卢汉、卢浚泉、曾泽生、陇耀、张冲、潘朔端.....

几天前的4月26日。

那天，他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毛泽东主席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央组织部突然派人来通知他，说朱德总司令要见他，让他同爱人禄时英一起，马上到王家坪总部去。总司令召见，必然有要紧大事。激动之余，他连忙招呼爱人，三下五除二整理了一下着装，就匆匆赶往王家坪总部。

第2节：秘密受命(2)

他们赶到总部的时候，见那儿已等着几个人，分明也是等待总司令接见的。其中，刘惠之、苏民等几人是他认识的，另外几个他不认识。但听他们一口的云南乡音，知道他们都是云南老乡。他不知道总司令是一起召见他们，还是单独召见他夫妻俩。如是一起召见，他判断，那就准与云南老家的事有关。总司令是"老云南"了，算得上是半个"云南老乡"。当年总司令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跋涉到云南投军从戎，带兵转战，护国讨袁，最后又为了寻找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离开云南，可以说，他的革命之路是从云南开始的。现在内战气氛日紧，云南的地方力量雄厚，总司令是不是要叫大家"打回老家去"工作了？

刘建正自想得头头是道，朱德总司令来了。他先亲切地同大家逐个握手，询问了一些大家的学习、生活、身体等情况后，就笑着说："你们都是云南人，我也是半个云南人啊。我是四川仪陇人，年轻的时候就到昆明，先是进云南讲武堂读书，毕业后在滇军里当司务长，然后就当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蔡锷将军领导的讨袁护国战争。所以我也还是半个云南人啊。我们今天是老乡见老乡，格外亲三分哪！"

被总司令这一说，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笑了。今天被总司令接见的，连刘建夫妇在内，一共有八个人。八人中，有资格老些的，当然也有资格嫩些的。资格嫩些的，初次见总司令这么大的首长，未免拘束。这一笑，就把所有的拘束都抛到九霄云外了。于是，会见的气氛马上轻松热烈起来。

"大家一定都在猜想，喊你们来干什么了吧。"总司令见大家都有点按捺不住的样子，就呵呵笑着说："既然是老乡相会嘛，总要有点关于老乡的事。今天我要同大家商量的，就是有关"云南老乡"的事。你们都猜着了？"

刘建与总司令比较熟悉，就说："蒋介石蠢蠢欲动，看样子内战非打不可，总司令是不是要让我们"打回老家去"？"

朱总司令笑着说："算是给你猜对了一小半。"顿了顿，朱总司令加重了语气，神情也随之严肃起来："不错，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八年抗战已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竟然肆意重燃内战战火。他已经把滇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都陆续调到东北来打我们了。两个军到齐后，滇军的兵力就占东北国民党军的三分之一。假如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滇军站到反对内战的行列中来，争取一部分滇军起义，那么你们看，对全国的反蒋形势，对我们集中力量消灭东北其他国民党军队，将会起多么重要的作用！"

原来如此。看样子，组织上可能是要让自己到东北去执行"策反"滇军的特殊使命。刘建立即想起了那些以前就熟悉的名字：龙云、卢汉、卢浚泉、曾泽生、陇耀、张冲、潘朔端.....

对东北战局，刘建还是比较清楚的。抗战胜利后，针对蒋介石重新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就是要控制东北。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迅速成立了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并先后派遣了包括4名政治局委员在内的四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率20000名干部进入东北；同时抽调山东军区机关及所属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师、第五师一部、鲁中警备第三旅和渤海、鲁中、胶东、滨海等军区部队各一部共约6万余人，陕甘宁第三五九旅、教导第二旅、警备第一旅各一部，晋绥、冀中、冀鲁豫各一个团，连同先期到达的冀热辽部队八个团，共十余万人的主力部队挺进东北，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开始称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由林彪、彭真、罗荣桓指挥。

对抢占东北地区的重要，蒋介石当然也很清楚，只是由于抗战期间他远在大西南，现在一时鞭长莫及，动作上慢了一步。他急忙央求美国政府提供飞机、兵舰，也分别从陆路、空中、海上，迅速向东北

大量增兵。1945年10月底，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首先海运了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攻占了山海关，并沿北宁铁路攻占绥中、兴城、锦西等地。针对蒋介石的汹汹来势，11月下旬，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并于12月28日再次经东北局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要求把东北工作的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准备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起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之后，再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转入反攻。

第3节：秘密受命(3)

这期间，正是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艰苦谈判的时候。谈判的结果，"和平协议"签订，并决定从1946年1月13日起在全国实现停战。可蒋介石竟突然声称"停战"不包括东北地区。他除了继续增调"国军王牌主力"新编第六军和新编第一军等赶往东北外，还于2月8日命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挥师"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大举进攻。从葫芦岛登陆的新六军，一上岸即与第五十二、第十三军等一起，兵分三路，由锦州沿北宁路向沈阳疯狂攻击，并于3月13日攻占了沈阳。于是，就形成了"停战"之后还是"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蒋介石的目标，当然是要把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完全赶出东北。但是，要把共产党完全赶出东北谈何容易！于是，蒋介石一手撕毁了自己答应的只运五个军（第十三军、五十二军、新一军、新六军和七十一军）到东北的约定，又于4月中下旬，命令滇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分别从越南的海防港和广西的北海港，分批登船北运，开赴东北内战前线。

对滇军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已开始分批抵达东北这一点，刘建是刚才听总司令介绍后才知道的。只听朱总司令继续说：

"我们要在东北着重做好滇军的工作，不但非常必要，也有这种可能。首先，滇军一直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歧视，同蒋介石的中央军有矛盾，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大都有不满情绪；其次，滇军中的不少官兵受当年护国讨袁的革命影响，有比较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们迟早会看到，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没有前途的；第三，我们过去就同龙云有统战关系，这在滇军的一些将领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在滇军将领中我们也已有过不少接触，并且已在滇军中建立起我党的地下组织，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刘浩知道，现在主要由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两个军组成的滇军，是龙云全力经营起来的。可称之为龙云的"嫡系滇军"。抗战爆发

后的1937年8月，龙云到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期间，面见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相谈甚欢，并受极大鼓舞，当即表示，云南也要学共产党的爱国抗战精神，愿将云南"全部人力物力贡献国家"，为神圣抗战牺牲到底，并当即与朱德交换了密电码，与延安建立起了秘密联系。这两个军就是从那以后建立起来的。从那以后，龙云一直与中共保持着比较密切的"统战"关系。不用说，与龙云的这一"关系"，在滇军上层基本上已属"公开的秘密"，肯定会影响到滇军的思想情感。因此，这一有利条件，应该说已十分具体、实在。

朱德见大家都听得很专心，就提高了一点声音接着说："另外还有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就是你们都是云南人，在滇军中总有一些亲戚朋友、同学故旧，总可以利用这些关系，老乡的关系，同学的关系，亲戚朋友的关系等等，去做他们的工作。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工作，劝说他们不要打内战，不要给蒋介石当炮灰，不要去作那些无谓的牺牲，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能把滇军争取过来，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这是对全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也是为云南父老做的一件大好事。你们是不是同意我的这个意见？"

当然同意朱德总司令的"这个意见"。实际上，总司令的一席话，早已把大家的工作热情，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大家都非常兴奋，感到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深谋远虑的一着妙棋，也都认为自己有条件为实现中央的这一方针尽"一分绵薄之力"。于是，总司令一说完，大家就都争相报告，说他有一个兄弟在滇军，他有几个同学在滇军，他有什么亲戚在滇军等等，纷纷要求参加这项工作。

刘建当然更兴奋异常。对滇军，他似乎比他们还更有"发言权"。他听"老乡们"你一言我一语地积极要求，所认识或熟知的朋友、老表、同窗、同事，基本上是在滇军的下层工作，而他则不但与龙云、卢汉这样的云南"大佬"有相当关系，与此刻正率军进入东北的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等，也已打过不少交道。显

然，他的工作条件要比他们的任何一位都高出一筹。于是，他也就当仁不让，明确地向总司令提出：他的条件比谁都优越，请组织考虑，能让他到东北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

第4节：秘密受命(4)

看着刘建那副舍我其谁的激动样子，朱总司令呵呵地笑了。晚上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朱总司令特地叫刘建和禄时英坐在他的两边，一边给他们夹菜，一边高兴地对他们说："考虑到你各方面的条件，中央已同意你的请求，决定派你去东北执行这一任务了。"停停又说："你先开始做些必要准备，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要同你详细谈话。"

随后的两天，刘建夫妇几乎夜不成眠。太激动了！一是领受了这样光荣的使命，二是除总司令亲自点将，中央其他首长还要给他面授机宜。两人一面积极寻找有关资料，尽可能地多做些准备，一面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召见。

毛泽东说："你们到东北之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刘少奇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啊，一定要谨慎小心保护好自己！"

过了两天，中央组织部派人来通知他俩："总司令有令，马上去枣园，中央领导召见。"

刘建和禄时英急急赶到枣园，先来到朱总司令住的窑洞。朱总司令已候在窑洞门口，见他们来了，连忙高兴地说："走，毛主席要接见你们，我带你们去。"

啊，毛主席接见！刘建和禄时英高兴得差点儿蹦起来。

两人高高兴兴地随总司令来到毛主席住的窑洞。毛主席正忙着起草一个文件，见他们来了，放下手头工作，站起身来。总司令把他俩介绍给毛主席后，刘建连忙趋步上前，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握着刘建的手说："你们的情况，中央已经研究过了。你们的任务很艰巨、很光荣啊！"接着就具体指示说："你们到东北之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里说了，我们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要进行分化工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

斗意志；另一方面，必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事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的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了使这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我们必须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这项工作。高树勋原来是西北军，是冯玉祥的部队。对原来张学良的东北军，龙云和卢汉的滇军，我们也都要对他们做好工作。中央研究，滇军工作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负责，具体任务由他们向你交代。”

毛主席的指示高屋建瓴，精确有力。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刘建夫妇对任务的艰巨和光荣，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准备和认识。

告别毛主席后，两人就随总司令来到刘少奇住的窑洞。

刘少奇曾到中央党校给刘建他们讲过课，应该算是“认识”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威信很高，同学们都非常敬重他。刘建知道，平时也经常听同学们提起，少奇同志长期领导白区工人运动和秘密工作，是党内白区工作的权威和正确路线的代表。中央决定东北的滇军工作由他和总司令直接领导，正说明这一工作的重要。刘建心想，今天能直接聆听少奇同志的指示，真是三生有幸，一定要好好把首长的指示记住记牢记准确，并慢慢融化到自己的行动中去。只是由于秘密工作的限制，不能作笔录，他只好凭借自己平时练就的惊人记忆能力，专心致志，把首长的每句话都深深刻进心里。

刘少奇像在课堂上讲课一样，说话不紧不慢，条分缕析：

“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都想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但是，蒋介石违背人民意志，阴一套，阳一套，一面同我们进行停战谈判，一面调集大量军队到东北和各个解放区，想独吞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

“蒋介石以为他有美国人支持，有美式装备，几个月内就可以占领整个东北。那是他的一厢情愿，吹牛皮。东北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有3000多万已经饱受战火之苦的人民群众，还有我们的10多万部队，蒋介石违背人民的意志，阴谋决不可能得逞。中央已经决定，现

在蒋介石凭借其绝对优势的兵力疯狂进击，我们就采取在南满消灭其部分力量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丢几个包袱（指几个大城市）给他，让他背上，我们则一面进行自卫还击，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面在广大的乡村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逐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然后把国民党军队消灭干净。

第5节：秘密受命(5)

"当然，这是一个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在实现这个斗争任务的过程中，要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要积极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中央已经确定刘建同志去东北做滇军的策反工作，并确定由我和总司令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考虑，对滇军的策反工作，应当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要依靠我们在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广泛结交朋友，从滇军内部做好工作；第二，要依靠我们的军事力量和党的政策，在前方积极开展对滇军的政治攻势；第三，要利用各种可能，直接和滇军上层接触，公开对他们进行策反，争取他们起义。"

总司令插话说："我可以给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和二十一师师长陇耀写封信给你带去。"

刘少奇态度严肃地对刘建说："对他们进行策反，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又是一项比较长时间的艰苦工作，搞好了当然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一大贡献，但要是搞不好就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刘建同志，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啊！你不但要有信心，有胆量，用你的勇敢和智慧去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还要时时处处谨慎小心，保护好自己。"

刘建听着，不由怦然心动，热血沸腾。少奇同志是从敌人的刀山剑丛中拼杀过来的。从20年代起，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他曾经历过多少惊涛骇浪啊！可对一个部下，他表现出的，却是如此深沉的情感和真挚的关爱。他感到，少奇同志对自己说的，不只是一位首长的重要指示，更是一位同志和战友对自己的深深期望和殷殷嘱托。

"掉脑袋"当然是刘建从参加革命时起就已准备着的，决不会因此动摇退缩。他此刻心中最没底是如何完成任务。他坚定地表示说："请中央放心，虽然我离开云南已有几年，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困难肯定很多，但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就是牺牲生命也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

刘少奇热情地握住刘建的手说："很好。"想了想，又说："你到敌人内部去工作，为了防止任何不必要的意外，得改个名字；你现在延安用的刘建这个名字不能用，原来在云南用过的刘若坚那个名字没有特殊情况最好也不要。看看，叫什么合适？"

刘建想了一下说："那就叫刘浩吧；刘浩，挺响亮的。"

"好，就叫挺响亮的！"刘少奇笑了。然后叮嘱："我们给你在中央立个案，以后你向中央写报告就用刘浩这个名字。"

最后，刘少奇又交代："考虑到交通等方面的原因，时英同志这一次就暂不和刘建同志一起行动。中央还要抽调一批云南籍干部去东北，包括时英同志。你们认识的刘惠之、苏民等也都要陆续过去。他们要晚些时候才行动。现在有架军调部美方代表团的飞机到北平，刘建同志正好随机同往。到北平后，由叶剑英和李克农同志给你安排。刘建同志去东北后，可以先跟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就以公开的身份，带上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做卢浚泉、曾泽生他们的工作。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就靠你一个人，但你要尽可能地先跟他们搭上一个桥。建立起联系后，你的第一步任务就算完成了，然后去东北局，在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再把滇军的工作继续深入地做下去。"

叶剑英给他写了两封密信。李克农说："这个买卖主要就靠你自己去做了。"

"哎，中央首长真是把什么都考虑得仔仔细细妥妥帖帖了！"刘浩暗自在心中慨然喟叹。直到此刻，他还深深沉浸在被毛主席、刘少奇、朱老总接见，聆听他们指示、教诲的幸福激动之中。"要知道，他们都是日理万机的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啊！偌大个革命事业，该有多少军国大事需要他们筹谋处理呵！"

北平到了。

遵照中央首长的指示，刘浩先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见叶剑英和李克农。叶剑英、李克农都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重要成员。

"军调部"驻北京饭店。到了"军调部"，见叶剑英和李克农都早在等候了。原来，他们已接到中央通知在此专候。事关重大，刘浩一到，他们就直接把他领到叶剑英的房间，先听刘浩此行的情况介绍。

第6节：秘密受命(6)

听了刘浩的汇报后，叶剑英先高兴地告诉他，卢浚泉去东北路过北平的时候，就住在北京饭店中共代表团的楼上。他曾派一个自称姓萧的副官，拿着他的名片，来代表团想见叶剑英。当时恰巧叶剑英不在，就由工作人员接待，因而也就没有邀卢浚泉面谈。这很可能是一个好兆，说明滇军将领还没有忘记过去曾与中共有过的联系，也可能还隐含着他们对被调到东北来很可能马上就与共产党打内战有什么想法；不管怎么说吧，这总是一次可利用的机会。于是叶剑英说："上次未能与卢浚泉直接见面，这一次你带有朱总司令的亲笔信，正可以找他好好谈谈。"然后转头对李克农说："是不是你和刘浩同志具体研究一下怎样安全进入滇军的问题？"

"好。"李克农爽快地应着，起身把刘浩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后，开门见山地对刘浩说："我想你现在要进入滇军，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怎么去；二是怎么见卢浚泉。你过去同卢浚泉有过接触吗？"

"有过接触。"刘浩回忆说："我第一次见他，是"皖南事变"前后在张冲家里。那以后又见过几次，但都没有说什么。后来有一次，组织上交给我一位统战朋友写的信让我去见他，才同他较为随便地交谈了几次。再后来他知道我的爱人禄时英是他的亲戚，关系似乎又亲近了一点。不过，我觉得他这个人比较谨慎，官场做派又浓，和他交谈总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他不一定知道我是共产党员。"

"这好办，"李克农说，"你去见他时就说是"萧副官介绍来的"，他自然就都明白了。怎么见的问题估计好解决，关键是怎么去。现在卢浚泉的九十三军驻扎在锦州。你要是乘火车去锦州，很不安全，因为北宁铁路常被冀热辽部队破坏，国民党军加强了防护，沿途盘查很严，不容易通过。我看，比较便捷的办法，还是乘飞机先到张家口，再从张家口坐汽车去承德，然后从冀热辽我军活动的地区想办法化装

进入滇军防区。如果你同意这个办法，我就去向叶剑英同志报告一下。至于卢浚泉其人，以后慢慢来，也许当他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后，是向前是退后，态度会比过去逐渐明朗。”

李克农似乎对一切都胸有成竹，说话简洁、明了，几句话就已把该说的都说得清清楚楚。刘浩听着，对李克农的敬意不觉油然而生。他早就听说过李克农是中共最富有地下斗争经验、最具传奇色彩的“红色敌工”和秘密工作的领导者之一。早在中共中央设在上海时，他就是党的出色的保卫工作者了。后来，他是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到陕北后，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的联络局局长，是名副其实的“统战”工作的高层领导者。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了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地办事处的负责人，长年战斗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动魄惊心，为革命立下了旁人无法替代的不朽功勋。刘浩想，李克农真是名不虚传，把问题想得特别仔细、周到、严密，多么困难复杂的问题，他都事先考虑到了。自己虽也已搞过多年地下工作，但同他比起来，好像连门都还没有跨进。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借这次难得的机会，好好向这位党的秘密工作的“祖师爷”讨教讨教。他连忙点头同意李克农说的办法，一边盘算着等会儿如何向他开口。

李克农到叶剑英办公室去了一会儿，很快就回来了。他高兴地对刘浩说：“叶剑英同志同意我们这个方案。你先住下来，我去找人跟美方代表团联系飞机。”说着，把叶剑英写的两封信交给刘浩，“这是叶剑英同志写的两封信，这一封给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刘澜涛，这一封给冀热辽边区的萧克、程子华。注意，这是密信，你看过后要密封好，也要保管好，到时候分别交给他们，问题就解决了。”

刘浩接过信，不忙看，也没有想走的样子，只站在那儿不动，看着李克农做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你还有什么问题？”见刘浩似还有话想说，李克农就关切地问。

第7节：秘密受命(7)

"我有个请求，不知....."

"你说，你说。"李克农热情地说，"都是自己同志，不必客气。"

刘浩于是说："我知道，中央交给我这个任务很重要，我一定努力去完成，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也异常艰巨，困难很多，对我这样在敌军工作方面没有多少经验的人来说，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你是这方面的行家、专家，经验丰富。我想请你给我指点指点，对如何完成好这次任务出出主意。"

听刘浩说得这么吃力，李克农不由笑了。"每次任务都有每次任务不同的特点，需要随机应变，灵活执行，并无一定之规。我也只是在实践中摸索，没有什么百用百验的灵丹妙药。"李克农谦虚地说，"不过，一些原则上的东西我们可以交换交换。你说指点也好，主意也好，算是我的一点体会，和你交流交流吧。"接着，李克农就像早有准备似的，有条不紊地介绍起来：

"我想，到一个新的地区去工作，首先要依靠当地和所在部队的地下党组织。他们在那里时间长，情况熟，关系多，我们要很好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组织一定要精干，发展组织要十分慎重，要做到少而精，不能过多过滥，发展过多了就会鱼龙混杂，混进一个坏人来就不得了，不但工作要受到危害，组织也要受到破坏。

"再一点是要重视交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一点，对我们搞秘密工作的特别要紧。所以，对国民党军队中那些有爱国心、正义感和进步思想的军官，一定要争取和他们交朋友，建立感情，取得他们的信任。做到了这一点，需要的时候，他们往往就会给我们以意想不到的帮助。

"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也很重要。要看到，党有党争，派有派性，各党各派之间为了各自利益，必然产生矛盾，敌人内部更是如此。比如蒋介石和他的嫡系中央军，由于对非嫡系部队采取歧视、排

挤、分化政策，非嫡系部队对蒋介石的这种政策非常不满，这就形成了各地方杂牌军与中央军和蒋介石的尖锐矛盾。这一点，你这一次去做滇军工作就可以大力利用。不过，必须注意的是，你去做滇军的工作，对滇军内部的一些矛盾，如官兵之间的隔阂等，就不能利用。我们不能既去争取他们，又发动他们的士兵来斗争他们，那样就乱了。相反，我们还要通过工作加强他们的内部团结，以共同对付蒋介石这个主要敌人。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你说对吧？

"此外还要看到，任何的敌人营垒都不可能铁板一块，也就是说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之分。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对国民党将领，那些比较靠拢我们的，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起义；有些你去争取他们起义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但只要他们能保持中立，或消极避战，或对打内战不那么积极，或有意无意给我们透露一点情报，都是好的，我们都要争取。我说"有意无意"是指有些情报要靠我们自己察言观色去获得，而不是对方直接提供。这就需要我们更用心计，更动脑筋。

"必须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做敌军工作和国民党搞特务那一套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一个是目的不同，再一个是手段也不同。他们的目的是为少数人的私利，为达目的，什么金钱、美女、威胁、恐吓、酷刑、暗杀各种卑鄙手段都用。我们则是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靠革命事业的正义性，靠爱国主义精神，靠党的正确政策，设身处地为对方的前途、利益着想，去说服、劝导对方，去启发他们的觉悟，并最终使他们自觉地和我们走到一起来。我相信，这些都注意到了，做好了，我们的任务是可以顺利完成的。你说呢？"

刘浩还沉思在李克农说的那些奥妙无穷的道理里，被冷丁一问，才回过神来，连忙点头，引得两人都不由哈哈大笑。

"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那好，今天就谈这些吧。"李克农笑着说，"还得告诉你一声，我们给你的活动经费不多，这个买卖就主要靠你自己去做了。"

第8节：秘密受命(8)

刘浩也笑着说："感谢你的慷慨。你的这些经验和指示就是我最大的资本，多少钱也比不上呢！我一定用它去赚一笔大钱！"

"好了，"李克农最后又叮嘱了一句，"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我们就不去送你了。祝你一路顺利，尽早把好消息带来！"

站在"滇军大门口"，却一时找不到跨进那座"大门"的办法。

去张家口的飞机很快就联系好了。刘浩简单整理了一下行李，启程上路。

此刻的刘浩，已是另一番装束。笔挺的西装整洁精神，崭新的皮鞋纤尘不染，俨然一个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年轻绅士。

这是他用李克农给他的钱买的。质地虽然一般，但穿着在他身上十分合体，因而也就显得特别和谐。他的简单行李中，还有一套崭新的中山装，也是为改变自己的"大兵"形象一起买的，准备在需要的场合时穿用。

他身上还装着两盒"大前门"香烟。在当时，这已是与他身份相称的高档烟。当然，这两盒"大前门"烟在他身上，此刻还另有妙用，那就是用来秘装叶剑英给聂荣臻、刘澜涛和萧克、程子华的密信。这是刘浩在云南时常用的办法。他把信分别夹在两盒"大前门"烟的锡纸与白衬纸之间，然后封好，暗注记号。这方法虽简单，却安全，似随便，却隐秘，从未被敌人发觉过。这时的刘浩从北京饭店缓步出来，即便是与他乘同一架飞机从延安来北平的，一时也不易认得了。当然，他也就很顺利地丝毫不被人注意地到了张家口。

在张家口，刘浩没作什么停留。他去见了晋察冀中央局的负责人聂荣臻和刘澜涛，面交了叶剑英的亲笔信，并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任务和中央的指示后，就要求赶快设法把他送往承德。聂荣臻和刘澜涛当然不敢怠慢，连忙安排汽车，把他直接送去。

承德已经是"关外"了。这个因有著名的皇家禁苑避暑山庄而特别出名的避暑胜地，此刻是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和冀热辽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从承德向东，从与承德一箭之遥的平泉起，就已经是"国军"防地，而此刻正由刚从云南调来的滇军接防。因此，承德也就是刘浩此次进入滇军防地的大门。

对刘浩肩负的这一特殊使命，冀热辽军区的军政领导十分重视。看了叶剑英的亲笔信和听了刘浩的当面汇报后，立即由冀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主持，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如何开展对滇军的工作，并决定成立一个由程子华任书记，军区主要军政领导萧克、黄欧东、欧阳钦等都参加的滇军工作委员会，与刘浩一起负责这项工作。程子华也是地下工作的行家里手，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已做过兵运工作了。会后，他又与刘浩作了认真交谈，根据自己过去兵运工作的经验，提请刘浩要特别"注意吸取党在大革命前后做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不能只重视做兵的工作，而不重视做官的工作"。他说："旧军队是兵随将转。做好一个兵的工作，只能团结几个兵，但要是把一个官的工作做好了，就能带出一大片。而且，旧军队里等级森严，一个当官的老往兵群里跑，也容易暴露身份，不利于秘密工作的进行。所以，这次做滇军工作，我想主要的也是做滇军中军官的工作。"

程子华的介绍，也给刘浩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李克农到程子华，他感到，自己不但对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对完成这次任务也好像更有底了。

刘浩雄心勃勃，信心倍增。可让他着急的是，虽然人已在滇军的家门口，却还一时之间找不到"入滇"的门路。离开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组织部曾交给他一份在滇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名单。他们一共是六个人：杨重、张士明、宁坚、杨守沫、王立中、黄致平。同时，组织部的同志还明确告诉他："中央已同南方局商量过，今后滇军中地下党员的关系，就由他负责联系和领导。"可此刻，他不但进不了滇军

的"门"，就是对这六名地下党员，包括他们具体在什么单位，现在在做什么，他们本身的情况有没有变化等等，都还一无所知。

能不能从这六人身上想点"入滇"途径呢？刘浩在苦思冥想。

就在这时，突然从东北战场传来了一个惊人消息：才踏上东北大地没几天的滇军第一八四师，在师长潘朔端的率领下，居然在海城宣布起义了！

第9节：跨进滇军大门(1)

第三章

跨进滇军大门

关于第一八四师扩编为民主同盟军等，当然都已经是后话。此刻，刘浩奉读潘朔端他们的起义通电，只觉得浑身热血沸腾。同时，他心急如焚的是一时进不了滇军防地。刘浩念着："本师自安南奉命北上，名曰"接收主权"，实则进攻中共在东北之武装，且身为中国人，而使用美国武器进行内战，残杀自己同胞，朔端等每念及此，莫不悲愤夹胸！""俯思东北沦亡十四载，人民膏血被敌吸吮殆尽，复何忍心大动干戈，杀人盈野！而今乃战线延长数千里，炮火所及，庐舍为墟，人民流离失所，而国军之征敛、催索，仍急如星火，人孰无良心，实不忍睹此种惨相，更不忍甘为戎首，而从事此自相残杀生活！""愿自此脱离苦海，不再作此违反良心之内战罪行，不再执行兄弟自残之乱命，而将坚决与一切和平民主人士团结一致，致力于反对内战之斗争，誓以此戴罪之身努力争取和平，以保卫人民利益，而挽救国家危亡！"刘浩止不住边念边叫：瞧，写得真好！这和中央的分析何等一致！又说明自己的任务何等迫切！

不行！得赶快想办法！刘浩想着，又急急去找程子华。

用审"舌头"的方法审出"共产党的下落"，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不过，刘浩还得做一回刘老汉的"哑巴儿子"。

程子华何尝不急！他已与分局和军区领导研究过多次。"你来得正好。"见刘浩急急走来，他用商量的口气说，"我正想找你呢。我们研究了一个办法，你看行不行？"

"什么办法？"刘浩的眼睛一亮。

程子华说，因为军区没有任何滇军内地下党的情况，如果直接从承德正面进去，那边没个落脚的，很容易出事。他们经反复研究，准备让联络部副部长潘振武带一个班和一部电台，将刘浩护送到辽西支

队。辽西支队靠近绥中一带活动，已与驻绥中的滇军第九十三军有过接触，对滇军的情况相对地要了解得具体一点。他问刘浩，是否到那儿再见机行事。

刘浩完全同意，当即就与潘振武等转赴辽西。

可询问之下，辽西支队对滇军的情况也了解得很少。虽然知道一些，但对刘浩的这次行动都没有多大的直接作用。

不过，听了支队领导对敌我双方情况的一些介绍后，刘浩倒突然有了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抓"舌头"！直接到滇军去抓几个"舌头"，从"舌头"身上找滇军内共产党员的下落。

潘振武一听，不由拍案叫绝：这真是一个再巧妙不过的办法！绥中县城和解放区之间有一片中间地带，敌我双方都没有在这里驻兵，但双方都有便衣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因此，要在这一带抓几个"舌头"根本不成问题。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可以从"舌头"身上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他们决定马上实施这一计划。

一个多云的月夜，月光忽隐忽现，大地忽明忽暗。这正是侦察兵们大显身手的好时光。辽西支队派李排长带一个侦察班进入栗树沟。果然，不多一会儿他们就抓回三个都说云南话的"舌头"来了。刘浩指示连夜进行审问。

审问工作在一座平房的外间进行。外间和里屋之间的门上挂着一条薄门帘，刘浩和潘振武就在里屋听着。

第一个"舌头"是个新兵，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就不可能问出什么；第二个是个上等兵，也知之不多，基本上也就只好"帕斯"（意为"过去了"）；现在就看第三个了。刘浩不免着急，不要白忙活一夜，妙计失灵，什么都得不到吧。

"押上来！"主持审判的沈班长很威严地喊了一声。

"舌头"被蒙着眼押了进来，不怎么在乎地坐下。看来这家伙资格比较老，或者知道解放军优待俘虏，不会对他怎么样，所以好像一点

不怕。

果然，一坐下他就先自表态："共军弟兄优待俘虏，我什么都说！我们是云南兵，刚从越南过来，不想与共军弟兄打仗！"刘浩一听，预感到这家伙可能有戏。

第10节：跨进滇军大门(2)

"还没有问你呢！"沈班长打断了他的话：

"听我的问话回答：叫什么名字？"

"张明光。"

"干什么的？"

"营部通信员。"

"哪个部队的？"

"三营。"

"讲大部队的番号。"

"九十三军。"

"就说你们是哪个团的吧。"李排长插了一句。

"十八师三团。"

"团部住哪里？"沈班长接着问。

"绥中城里。"

"你们营长叫什么？"

"叫韦宗铄。"

"团长呢？"

"叫张宗汉。"

"副团长呢？"

"叫张士明。"

啊，张士明！刘浩听着，不由一喜，高兴得差点儿站起身起来。这个张士明就是他要找的六个地下党员中的一个。他向潘振武点了点头，潘振武知道已经有戏，也不由激动得就要冲出房间去。

刘浩连忙把他按住，示意再听听还有什么好消息。

外间审问的沈班长当然什么都不知道，继续一本正经地问：

"说说你们团你们营平时除了操练都干些什么！"

"那就多了！当官的当然是吃喝玩乐了！当兵的当然是想爹想娘了！我们有个副官才来绥中几天，就和一个粉子好上了！我们有个....."

"好了！谁问你这些？我说是其他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

"特别的地方没有呀，就是吃饭睡觉想女人怕死呀！"

真是见鬼，怎么这么不上路！沈班长看问了半天还问不出名堂来就有点急了，脱口问道：

"你们团里营里有共产党活动吗？"

"共产党活动可不知道。请问共产党活动是什么活动？"

李排长怕沈班长再这样审下去会说漏嘴，赶快向沈班长示意"不要再问了"。然后，自己装出一个大官的口气，很严厉地对"舌头"说：

"你真不知道有共产党在你们部队活动？"

"真不知道。"

李排长大喝一声："我看你就像共产党！"

这一声喝，把个老兵油子喝得"扑通"一声跪下了：

"长官可千万不能冤枉好人哪！"

"那你刚才怎么和共产党称兄道弟，还说不愿跟共产党打仗？"

"我这不是见庙烧香，见佛磕头，保个平安嘛。我猜想，不是共产党，抓我们干什么？所以把你们当共产党了嘛。长官千万不可冤枉好人，我真不是共产党，也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要打共产党，我一定冲在前面！"

这时，刘浩轻轻掀开门帘给李排长打了个手势。

"好了，别再乱捡大妈当亲娘了！"李排长故意缓了口气，神秘地对他说："老实告诉你，我们是南京派来的，专门来调查你们部队有没有私通共匪。你们长官都不讲实话，所以把你们抓来问一下。看你说话还老实，只要你们不把今天的事情传出去，就放了你们。"

"我们绝对不会乱讲，长官。请你们开恩放了我们吧。今后真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和弟兄们一定效劳！"

"那就把他们放了吧！"李排长"大人有大量"地下了命令。侦察兵们应声把他们押了出去，带着他们东拐西拐，转了好几道弯，估计他们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才让他们回去。

"感谢你们！"刘浩一手拉住排长，一手拉住班长，高兴地说。"好了，现在有线索了，你们可以放心回去了。"李排长和沈班长都还不知道"线索"在哪里，但听刘浩这么说，觉得一定不假，也都开心地笑了。

刘浩决定马上去和张士明接头。他吩咐潘振武立刻把这个情况和他的行动计划以他的名义电报冀热辽分局和中央，并让他完后就带电台隐蔽在扁担沟与他保持直接联系。

接着，刘浩就开始物色合适人选。经过仔细了解，找到了一位经常进城卖粮的姓刘的可靠群众。刘老汉见多识广，口齿伶俐，刘浩和他谈好条件后，就决定让他带自己进城。由于刘浩不会讲东北话，刘老汉就让他装扮成自己的哑巴儿子。

刘老汉果然见多识广，应对自如。国民党军一路哨卡，一路盘查，都被他不露痕迹地应付过去了。"哑巴儿子"一路"哑巴"，顺顺利利地进了绥中县城。

第11节：跨进滇军大门(3)

进城后，刘老汉把马车赶进马车店，刘浩将隐藏在粮袋中的衣服取出来换上，就去找张士明。可到团部一打听，张士明已经调到锦西当补充团团长了。后来找到张士明的通信员，才把刘浩带到锦西。

中共地下组织好不容易在第六十军组建起来。为了潜伏得深，潜伏得长，杨重替师长赶马帮累得又黑又瘦。

补充团团长张士明在第九十三军内隐蔽得很好。恰巧，六名中共地下党员中的另一名叫黄致平的，也在张士明的团部副官处当副官。这真是太好了！刘浩不由欣喜异常，到锦西后，马上让张士明安排，与黄致平一起见了面。

中共在滇军中的地下活动，早在"七七"抗战爆发前就开始了。最早是在第一八四师。当时为了争取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云南地下党就先后派张永和、刘孟田两人打入了第一八四师，张永和还担任了第一八四师的政治部主任。"七七"事变以后，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又派杨重打入第一八四师。但由于当时他们在滇军内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党组织，所以，三人之间互相不发生横的关系。

台儿庄大战后，第六十军伤亡惨重，到武汉地区补整，并同时准备参加武汉会战。其间，第一八四师师长张冲通过张永和及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中共地下党员黄洛峰的介绍，先后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叶剑英、罗炳辉见了面。当时的"国共合作"局面很好。经与叶剑英、罗炳辉多次接触交谈，张冲的政治面貌变化很快，积极要求共产党给予帮助。在张冲的要求下，武汉办事处先后介绍了中共党员周时英、张天虚、薛子正、张子斋、杨华等5人到第六十军工作；稍后，周时英又通过新四军平江办事处要来了黄先平、林和顺等4个党员。这时在第六十军内总共已有12名共产党员，于是建立了党支部，由周时英任支部书记。

第六十军内的中共地下组织，主要集中在第一八四师。通过地下组织的工作，至1939年，又发展了张士明、宁坚、杨永明、王立中等一批党员。中共组织的建立和所开展的活动，对促进张冲靠拢共产党起了很大作用，也推动了整个第一八四师部队的进步。一八四师也仿照八路军的做法，在部队组织文工队，唱歌演戏，宣传抗日；连队也出墙报；也组织战士学文化等等，使得部队政治空气活跃，战斗意志旺盛，在第六十军中影响很好。

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暴露了第一八四师内党的力量，引起了第六十军内一些国民党顽固军官的注意。他们向蒋介石密报，说张冲与共产党有来往，第一八四师有被"赤化"的危险。重庆政府极为震惊，马上把张冲调走了。只是碍于当时"国共合作"的大势，不敢马上大张旗鼓地对第一八四师内的中共党员进行大屠杀大清洗。

但这危险已实实在在。在这危急时刻，中共地下组织分析后果断决定：除在六十军土生土长的张士明、宁坚、王立中、杨重，以及没有公开暴露的杨华、张子斋留下外，其余的地下工作者，在第五十八军杨守沫的掩护下，立即全部疏散撤走；并规定留下来的党员坚守岗位，暂停发展党员，长期隐蔽，分散埋伏，实行单线联系。这也正是此刻必须由刘浩来重新联系、组织的原因。

刘浩给张士明和黄致平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后，又请张士明介绍了第九十三军及军长卢浚泉的最新情况和政治态度。刘浩和张士明都意识到，当年中共地下组织之所以不得不撤出滇军，除缺乏斗争经验、不善于隐蔽自己等等之外，主要是因为行动过左过激所至。因此，刘浩提醒张士明，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现在滇军中的地下组织活动已"重新启动"，今后一定要讲究斗争策略，注意斗争方法，掌握斗争分寸。他还把李克农教授如不可利用滇军内部矛盾等工作经验或原则，给张士明和黄致平作了介绍。然后，写成"刘浩已安全进入滇军与地下党接上关系"的详细报告，让黄致平送到扁担沟，交潘振武电报给中共中央和冀热辽中央分局。

与张士明接上了关系，对如何进入第六十军就比较好办了。张士明说："六十军现在驻抚顺。那里的地下组织负责人杨重，是六十军军部的副官处长。"张士明告诉刘浩，杨重是他的同学，当年打入第一八四师，就是通过他介绍的；而后来是杨重他们介绍他参加了共产党。张士明说："黄致平与杨重也熟悉，就让他直接护送你去抚顺吧。"

第12节：跨进滇军大门(4)

刘浩在滇军活动时，也与杨重见过面，又有黄致平护送，当然很顺利就和杨重接上了关系。

杨重是"七七"事变后，经党组织批准，通过同学张士明和赵鸿基的推荐及亲戚的帮忙，打入六十军第一八四师的。一八四的师长张冲被调走，地下党组织被大部撤出的时候，他因"土生土长"的关系隐伏了下来。不久，一起留下的杨华也不得不撤离，他就接替杨华担任了第一八四师内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当时部队在江西的奉新、高安一线布防，与侵犯南昌的日寇对峙。为重新加强滇军内地下党的领导，组织上又派方正打入，统一领导第六十军内的地下党工作。1940年秋，日寇占领了越南。为防日寇从越南进犯云南，第六十军奉命调回云南南部布防。当时，杨重是第一八四师的工兵营副营长兼工兵连连长。为了取得继任师长万保邦的信任，继续在第一八四师站稳脚跟，针对万保邦的贪财心理，杨重不但派了两个排为万保邦家修了房子，还亲自带一个排往返于中越边的蒙自、河口之间，为万保邦赶马帮做走私生意。抗战胜利后，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奉命开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方正经请示上级组织后从后方赶到越南老街，向杨重和张士明（此时已调去九十三军）分别传达了两个军中的地下党员"随军行动"、以后联系的指示。几个月后，他们就被调到了东北战场。

从老街到抚顺，杨重已有整整七个多月未曾得到党的活动指示了。第一八四师起义后，不但在东北、在云南，在整个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中都引起了极大震动，在滇军当然更引起了强烈反响。杨重正急于开展工作，但又得不到上级组织指示，说以后联系的方正也再不见回音，心情异常焦急。此刻见到刘浩，真如"久旱之望云霓"，却突然等来了"万顷甘霖"，他高兴得想叫又不敢叫，直摇刘浩的手："太好了，太好了！"

杨重把刘浩安顿下来以后，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开始交换情况。刘浩先给杨重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尔后杨重开始向刘浩汇报情况。

他先介绍自己。刘浩听着，止不住笑了起来："怪不得我认识你的时候，见你又黑又瘦，原来你那时正替万保邦赶马帮！"

杨重也笑了，还不无自嘲地说："是啊。方正同志来后，我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六十军的情况，认真研究了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躁和暴露"以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制定了一些既要与滇军中上层军官"广交朋友"，又要"同流不污"的原则。一方面是为了了解万保邦的政治面貌，以便进行"统战"，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隐蔽、保护自己，我不但为万保邦赶马帮，还千方百计让妻子也接近万保邦的小老婆。我那时那么黑，那么瘦，就是为他跑马帮累的。说来好笑，我还真帮他赚了不少钱呢；最后我老婆也成了他小老婆的"好朋友"。为此，万保邦对我也很信任，很赏识，甚至当着我的面说，他不管哪党哪派，只要听他的话就行！后来万保邦当了第六十军军长。只是来东北前，他的军长职位又被曾泽生接替。"

言语之间，杨重对万保邦被调走好像还有点什么，似乎花了那么多力气，毫无结果就走了；要是还在，说不定也能争取他走潘朔端的道路。

刘浩又笑了，说不能只从表面态度去判断一个人，人心是很复杂的；再说，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想他了。他说："曾泽生这人怎么样？"

杨重说，曾泽生早年在云南讲武堂受训，后来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与潘朔端是同学，受到过一定的革命影响。回云南后，与卢浚泉、潘朔端一起在云南军官候补生队任职，表现比较进步。但自从候补生队被解散后，他就变得比较谨慎。从抗战初期组建第六十军开始，他就一直在六十军任职，由团长、师长，直到军长。他正统观念比较强，"唯蒋是国"；但地方观念也很浓厚，把滇军看得很重。他既

对蒋介石集团的腐败现象不满，但对比较进步的军官也十分警惕、提防。他是一个比较接近典型的旧军人类型的人。不过，来到东北以后，第六十军的三个师都已被分割出去，实际指挥权都控制在杜聿明手中，他已基本被架空，因此极为不满。只是他处处小心，有想法也轻易不外露，一般人看不大出来。

第13节：跨进滇军大门(5)

说到这里，杨重向刘浩介绍了一件当年的事。那还是曾泽生任第一八四师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的时候。一天，师政治部的科员吕文亮突然来到了工兵营，说是视察训练情况，其实一看就知道他是来秘密调查、监视的。开始，杨重以为是自己暴露了。可仔细检讨了一遍，又觉得自己做得并没有漏洞。于是，准备"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吕文亮尊为贵客。政治课请他上，操练请他看，还根据他贪财和喜欢吃喝玩乐的特点，常请他喝酒，找理由给他送红包。结果，前后不过一个多月，"工作"的成效就出来了。吕文亮心满意足，说杨重"够朋友"，就开始与杨重称兄道弟了。一天酒足饭饱之后，他悄悄对杨重说："老兄啊，你知道我这次下来是干什么的？老实告诉你，老曾对你有怀疑，我是奉命专门来调查你的。这就叫不打不相识！你这人够朋友，我信得过，决不会是异己分子！老曾那儿我自会说话。不过，老兄今后可千万要注意，我们都是"党国"军人，说话做事都要时刻记着"党国"二字，不可有半点马虎。"果然，经他汇报，曾泽生不但消除了对他的怀疑，当了军长后还专门把他调去当了副官处长兼特务营长。

刘浩高兴地说："坏事变好事，这一来，对你的工作反而更加有利了。"

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主张回兵云南，为龙云报仇雪恨。卢汉说，那样的话，可能连龙云的脑袋都难保住。

关于第六十军的情况，杨重给刘浩介绍说：

"我们奉命到越南受降，可刚到越南不久，就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密令杜聿明在昆明制造了一起被龙云称为"小偷式的政变"的"五华山"事件。其实，那是一出蒋、龙之间争权夺利的闹剧。老蒋一直认为龙云在云南称王称霸，拥兵自重，龙云则一直提防"中央军"进入云南，进而"吃"掉云南的地方实力派。实际上，从"拥唐（继

尧) "到"倒唐", 尔后又苦心经营自己的滇军系统, 最后形成了从军事、政治、经济到人事都相对"独立"的"滇军体系", 龙云确实是花了心血的。因此, 龙云虽不一定真想在云南"南面称王", 但事实是早已被人称为"云南王"。这当然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追剿"红军时, 蒋介石几次想派"中央军"入云南而不得, 到抗战, 机会终于来了。日寇侵占了越南、缅甸等东南亚诸国, "中央军"也就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云南进行抵抗, 并不久组成了"远征军", 也是以云南为最重要的后方基地。1942年, "远征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还兼任了昆明防守司令部司令官。这就是滇军入越受降后, "中央军"有可能发动"五华山政变"的基本条件。蒋介石让全部滇军入越南受降的时候, 龙云也曾怀疑, 要求将第十九、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师留下。但蒋介石不同意, 最后只留下了一个第二十四师。滇军甫抵越南, 蒋介石就突然发布命令改组云南省政府, 免去龙云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 调他到重庆就任没有实权的军事参议院院长; 为了给龙云"促驾", 蒋介石同时密令杜聿明武装包围"龙公馆"。龙云闻警, 连夜逃出"龙公馆", 上了五华山。杜聿明遂又命令所部向五华山滇军设防的碉堡阵地进攻, 被龙云指挥所部击退。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五华山"事件。

"老蒋这一招, 尽管可以说是"事出有因", 但实在做得不够光彩, 所以, 影响极坏。"五华山"事件的消息传到越南后, 滇军上下都极其愤慨。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竭力主张打回云南去, 以报"五华山"之仇, 雪"五华山"之耻。总司令卢汉极力劝说大家, 说老蒋在滇越边境部署重兵, 断了滇军的回师之路。若公开举兵反蒋, 那是自投罗网, 自寻死路。至时, 不但数万云南子弟将被剿灭, 云南地方将遭受一场血腥屠杀, 龙云的脑袋也保不住。

"蒋介石也知道"五华山"之举不够光彩, 为了平息"五华山"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 一方面下令撤销了杜聿明的昆明防守总司令之职, 让杜聿明当了个"替罪羊", 一方面任命同是"滇军大佬"的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同时就先后派何应钦、宋子文到昆明游说。在宋子文对龙

云作了生命担保之后，龙云只好同宋子文一起乘飞机到重庆上任；而实际上，让卢汉出任云南省主席，也是为了罢他的兵权。但从云南地方考虑，也已没有其他更好办法，卢汉当然也只好走马上任。

第14节：跨进滇军大门(6)

"随后，老蒋就把卢汉也召到重庆开会，准备把滇军调往东北战场。对此，龙云不同意，卢汉自然也不同意。但这时龙云基本上已被"软禁"之中，卢汉也被严密控制。最后争取的结果是：让孙渡代替卢汉指挥滇军到东北，并保留对滇军的人事权。"

听到这里，刘浩也不免感慨。想当初，他对龙云、卢汉做的统战工作，效果还是不错的。对滇军，也自然因此而多一份较为特殊的感情。可谁知"内战"又起，滇军也沦入到了如此尴尬的境地。

杨重接着说："到东北以后，第六十军马上被分得七零八落；第一八二师驻铁岭，第一八四师驻海城，暂编第二十一师驻抚顺，而且将三个师分别配属给其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指挥。这也是导致第一八四师到东北后这么快就举行战场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八四师起义在刘浩心中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连忙问第一八四师起义后，第六十军其他各部都有些什么反应。

杨重说，第一八四师起义，确实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震动极大，对东北国民党军的打击也很大，在滇军中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第六十军的下层官兵大都对老蒋不满，对"中央军"不满，因而对第一八四师的起义，大都表现得异常兴奋和支持，有的甚至羡慕第一八四师的弟兄，说潘师长是好样的！为此，蒋介石非常恐慌，急忙命令杜聿明到第六十军安抚窥探。杜聿明不敢直截了当地声称是因为第一八四师起义才来六十军的，怕反而"刺激"了第六十军的官兵，或甚至"点燃"了第六十军的反蒋情绪，就找了个"参观抚顺煤矿"的借口，"顺便"到六十军"看望大家"。在抚顺，他会见了第六十军的军、师长，只字不提海城第一八四师起义的事，而是对第六十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特别是在台儿庄大战中的英勇行为和为"党国"做出的巨大牺牲，好不大大称赞了一番。曾泽生当然知道"杜老陕"醉翁之意不在酒，一面饬令下面严加约束，千万不可让那些头脑发热的"愣头青"漫言浪行；一面

就主动表示：第一八四师“哗变”，他身为军长，负有治军之责；并代表全军官兵向杜聿明表示：绝对拥护蒋委员长领导，绝对服从杜长官指挥。杜聿明要的就是这句话，连忙慰抚说：“不要有顾虑，蒋委员长是相信你们的”，并当即慨然许诺：第一八四师立即恢复重建，武器装备全部由保安司令长官部补充；兵员仍由卢主席从云南征调。

其实，这是老蒋答应卢汉的条件，老杜拿来先做了人情。对此，曾泽生也心知肚明。不过，杜聿明的抚顺之行，对暂时稳定第六十军的情绪，也不是一点作用没有的。恢复一个师“滇军”，武器装备由国民党补充——说不定还是“U.S.A”呢！这对滇军官兵都有莫大的吸引力。反正好枪好炮拿到手再说，战场上仗怎么打还不是自己掌握！

中共地下党在第六十军的工作已卓有成效。刘浩与他们商定了进一步在第六十军开展工作的八项任务。

至于两个师长，第一八二师师长叫白肇学，暂第二十一师师长叫陇耀。白肇学是黄埔出身，虽然是云南人，但不是土生土长的滇军将领，正统观念很强。不过，第一八二师是六十军的主力，曾泽生对他很器重，他对曾泽生也很尊重。他为人严肃认真，不大同人交谈，有什么想法也不轻易外露。在这方面与曾泽生有些相像。

陇耀则不同。他是行伍出身，因而性格豪爽，也很讲江湖义气。他出生在四川凉山的一个彝族奴隶主家庭，与龙云、卢汉同为彝族，因而与龙云、卢汉在同一民族这一点上就先有一种特殊的亲和感。他少年时期就投身滇军，当了龙云的随从卫兵，因而两人在私人关系上又非同一般。几乎可以说，他与龙云就像是家人一样。为此，龙云先把他送进军官候补生队作短期培训，然后，一年后就提升他为排长，并从此就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先是被擢为特务连长、警卫营长，接着又被升为特务团长、副师长，35岁时就已当上了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在他任特务团长和第二十一师师长期间，蒋介石的亲信薛岳、陈诚曾两次借故加害于他，欲取他性命。但在卢汉的庇护营救下，他两次都化险为夷，保全了性命。因此，他常对人说“龙云给了我荣华富

贵，卢汉是我的救命恩人”，对龙云和卢汉，他要不惜以死相报；他平时一切唯龙云、卢汉之命是从，关键时刻他可以为龙云、卢汉的"小王朝"舍生取义，出生入死。他这人只要你真心实意为他好对他好，他也会真心实意地回报你。他把这看作是"君子之德"。

第15节：解读曾泽生(1)

刘浩听着，不住点头。对陇耀，他自己也已有过几面之交，有所了解，中央首长也特别交代过，朱总司令又专门有信给他，应该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对象之一。他对杨重说："这些情况都很重要；不过，怎样对他们做工作，我们以后再慢慢研究。你是不是把你们"广交朋友"的情况，再给我介绍一下。有了你这个副官处长兼特务营长的便利条件，在"广交朋友"方面应该是方便多了吧？"

杨重高兴地告诉他，根据当年制定的工作方针，他已在第六十军内结交了二十多个比较可靠的朋友。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副参谋长李佐、通信营长孙璞等。与此同时，他还通过与司令部各课室头头的关系，把云南地下党介绍的一批进步学生孙公达、陆飞、赵雄等，分别送去参加了情报、译电等业务训练班，并已将孙公达安排到军参谋处谍报组担任了副组长，赵雄到参谋处译电室当了译电员，陆飞到军人事课当了课员。杨重说，他们现在既有可靠的掩护职务，又在军里的要害部门，对今后开展联络工作和情报工作，都已极为有利。

听到这里，刘浩更高兴了。毫无疑问，中共地下党在第六十军内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刘浩感到，这已为实现中央的部署，争取第六十军站到反内战的立场上来，打下了良好基础。他与杨重反复研究后，又针对第六十军目前的情况，制定了今后进一步开展六十军工作的八项具体任务：

一、改变过去暂停发展党员的状况，积极慎重地重新开始发展新党员；

二、共产党员要争取掌握带兵实权；

三、更广泛地开展交朋友工作，团结更多的中、下级军官；

四、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和对国民党政治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强团结进步、争取中间、孤立顽固的工作；

五、积极搜集军事情报，配合军事行动；

六、建立与解放区的交通联系，加强内外配合；

七、把滇军中的地下党组织分为两个独立的活动组织，第六十军的由杨重负责，第九十三军的由张士明负责；

八、积极慎重地开展对滇军上层将领的工作。

在六十军的第一步工作应该说已顺利完成了。为了便于掩护和方便工作，杨重给刘浩弄了一套国民党军军装，并用"赵振华"的化名，替他办了一张少校军需官的通行证。这样，他无论去九十三军，还是北平，就都比较方便了。于是，刘浩决定先持朱总司令的亲笔信，去锦州直接晋见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

第六章

解读曾泽生

三四月间的东北，严冬已开始消退，冰雪已开始融化，空气中已开始荡漾温煦的气息，向阳的地方已开始长出浅绿的嫩草，有些落叶的树木已开始吐出鸭黄色的幼芽，大地已开始回春，到处都涌动着万象更新和朝气蓬勃的生命之力。

韩梅村不得不率第三支队从阜新开拔凌源驻防的时候，也正是刘浩衔命赴中共中央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上任的时候，也正是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之后，而杜聿明并不死心，决心要"重上松花江北"，要"再创临江解放区"，以求扭转当前的不利局面的时候。

针对国民党军的这一企图，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决定：在粉碎杜聿明进攻阴谋的同时，发起1947年夏季攻势。为了配合夏季攻势，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决定让刘浩再去滇军，做第九十三军和第六十军的策反工作。民主联军首长指示：刘浩此去的任务，一是搜集军事情报，以便配合夏季攻势的军事行动；二是再做卢浚泉或曾泽生的工作，争取他们能够真正举起反内战的旗帜，以进一步削弱东北国民党军的力量；三是时机成熟时，就地组织国民党军起义。

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的指示，与刘浩离开滇军时同杨重、张士明他们研究的工作方针，基本上是一致的。上任后，刘浩原计划也是尽快返回滇军工作。得到联军首长指示后，刘浩马上开始制订计划，准备行动。

刘浩进入第六十军时，六十军正乱哄哄地准备移防。有人望着那只沉甸甸的皮箱嘀咕：什么玩意儿，部队刚调防，就又来找处长做生意了……

第16节：解读曾泽生(2)

刘浩考虑后，给东北民主联军首长作了汇报。他说，他与卢浚泉已谈过多次。此人尽管并不拒绝与中共来往，但态度始终暧昧，且对云南局势顾虑重重。现在滇军在东北还能自成体系的，就剩第六兵团第九十三军了。因为第六十军早已被分割由"中央军"指挥。也就是说，现在卢汉在东北的滇军指挥代理人，主要的其实就是卢浚泉了。因此，卢浚泉的顾虑一定比以前还多。以目前状况，要想进一步深入地做卢浚泉的工作，可能很难。另外，朱德总司令给滇军将领的信，也不知卢浚泉转给曾泽生和陇耀没有。如果已转去，也不知曾泽生和陇耀的态度如何等，也都亟待了解。因此，他的意思是，这次的工作重点是否就集中放在第六十军。

潘朔端也赞同刘浩的看法。他给东北民主联军首长详细介绍了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的情况后建议：如果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第六十军，先去做陇耀的工作，再通过陇耀去做曾泽生的工作较为稳妥。

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对刘浩和潘朔端的意见十分重视，研究后表示同意，决定就先集中力量做第六十军的工作。除请潘朔端给陇耀写了信外，东北民主联军首长也给陇耀写了亲笔信，并决定让刘浩带一部电台和联军联络部干部李竞（兼译电员）、报务员张文喜、警卫员刘生一起同行。刘浩于是穿上杨重为他准备的国民党军服，佩戴起国民党军少校军需官的官衔，带着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副官处为他签发的、盖有第六十军关防的那张通行证，让警卫员刘生化装成自己的勤务兵，让李竞和张文喜悄悄跟着，就大摇大摆地朝第六十军的驻地磐石进发。

刘浩和刘生两人先顺利进入磐石。只见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不知是怎么回事，情况似乎有些异常。他连忙先找到杨重，也来不及寒暄，就说："我这次来的任务，以后再说。我带来了三个人和一部电

台。"他指了指刘生说，"这是我的警卫员；还有一个报务员和一个译电员，现正带着电台在磐石外面等候。你先想办法去把他们带进来。另外，部队这么乱哄哄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头马上把情况给我说说。"

杨重见到已有一段时间未见面了的刘浩，大为欣喜。他也不及问候，见刘浩着急，就连忙说："这好办。六十军刚接到命令准备调动，要从磐石移防吉林市。我们正好借此机会把报务员和译电员弄进来。其他还有许多重要情报回头再说。你先到我处休息一下。我现在马上先去把他俩弄进来。"

杨重带上刘生一起匆匆走了。他到军人事课找到了正在为"调防"忙得团团转的中共地下党员陆飞，悄悄告诉他刘浩来了，吩咐他赶快带上两套国民党军士兵的军服，再弄两份磐石警备司令部的证章，和刘生一起，到磐石外去把另外两位同志接进来。

陆飞一听，马上放下手中活计出去了。好在人事课人头熟，关系多，面子大，办什么事都方便，不一会儿，就把服装、证章搞到了。他让杨重如有什么行动替他关照一下，就与刘生急急朝镇外赶去。

两人先是步行通过了警戒线，进入"拉锯区"，然后换上便服，雇了一辆马车，就直接赶到李竞他们等候的吉南联络处。这时已是深夜。联络处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安排他们先在联络处住了一夜，让他们第二天再走。

第二天一早，四个人带上一部用手提皮箱装着的小型发报机，乘上一辆用四匹骡子拉的胶皮轱辘大车，就沿大马路赶回磐石。陆飞知道，这是非常时期，一切都需一个快字。到了磐石警戒线附近，四个人下了车改为步行。就在他们顺利通过警戒线向市区急走的时候，只见一辆中卡吉普迎面而来，在他们面前戛然而止。四个人都不由被吓得一跳。定睛一看，却原来是杨重和刘浩专门接他们来了。"走，上火车站。"刘浩只吩咐了一声，就让他们四人和电台一起上了车，由杨重直接把车开往火车站。

原来，昨夜部队就已开始行动了。他们抵达磐石火车站时，只见站台上早已挤满了人。不少单位都已上车完毕。军部副官处的人也已全部上车，只因杨重处长还没有到，又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几个人才在焦急等候。他们探着身子四处张望，这时见杨重带了几个人赶来，才都松了一口气，连忙七手八脚地帮他们把"行李"接上车，并挪身子给他们让座。

第17节：解读曾泽生(3)

"这位是第九十三军的少校军需官。"杨重给大家介绍。

"我姓赵。"刘浩连忙接上说，"搭你们的车去吉林，给你们添麻烦了。"

处长的客人谁敢怠慢！大家连忙点头招呼，表示欢迎。当然，其中也有以前见过这位"跑生意"的军需官的，望着那只沉甸甸的手提皮箱，暗地里很有些不以为然：什么玩意儿！部队刚调动去一个新地方，就又来找处长做生意了，还带那么一箱子钱，能是什么好货色！

在吉林市，刘浩把秘密电台架设在离国民党特务的电台100米、六十军的电台50米的地方。两份高密级的军事情报就这样到了刘浩手中。

部队到达吉林市后，军部副官处设在一家三层楼的中药房里。杨重住二楼。为了安全起见，刘浩与刘生和杨重住一起，张文喜和李竞则住在地下党员王立中的家中。王立中是第六十军修械所的少校所长，中央组织部介绍的最早留在第六十军的那六名地下党员之一。张文喜和李竞来后，他把原来住在家里的勤务兵送到修械所去"学技术"，而让李竞、张文喜充当了他的"勤务兵"。他让他们把秘密收发报室设在楼上后间的一个小房子里。从这间小房子向后，离它不到50米处的一幢房子里，是第六十军的电台；而向左，离它不到100米处的一幢房子里，是由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亲自掌握的蒋介石派来监视第六十军的特务电台。刘浩认为，越是看起来危险的地方，越不会引起敌人注意，因而也就越安全。所以他对他俩住在王立中家十分满意。正是在这儿，张文喜和李竞白天替王立中买菜、做饭、收拾房子，到了夜深人静时，就到楼上小房子里收报、发报，与解放区联络。后来，电台发生了故障。由于此处与外线的交通联络比较方便，刘浩考虑到请解放区派人来修理不方便，找当地人修理又不安全，反正其他通信手段很方便，这个电台就没有再起用，已是后话。

到达吉林市的当天，刚安置下来，杨重就把刘浩请到他的办公室。"这么长时间未见面了，给你一件你肯定喜欢的见面礼！"杨重略带神秘地笑着，边说边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只里面装得满满的大号保密信封。刘浩见信封上标有一级机密的字样，知道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就连忙接过翻看起来。才翻了一二页，就止不住连声称赞"太好了，太好了"，情不自禁地连问了三声："这么宝贵的第一手绝密情报，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杨重抑制不住喜悦之情说，这是他二三月间参加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组织的军官校阅团时搜集到的。

原来，东北国民党军在连遭解放军的打击损失惨重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补充整顿，妄图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再与解放军决一雌雄。为此，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组织了一个"司令长官部校阅团"，由长官部一名少将任团长，要各军派二至三名将、校级军官参加，到辽东、辽南、辽西廖耀湘兵团所属各部和保安部队巡回视察。杨重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搜集各种情报的绝好机会，就向曾泽生表示他愿意去参加。一般的滇军将校，多不愿与"中央军"的老爷们打交道。曾泽生正不知让谁去"应付"合适，见杨重主动"请缨"，等于为他"解围"，不由喜出望外。杨重是第六十军副官处长兼军官训练大队的大队长，身份也正合适，曾泽生就指派他为第六十军的代表参加。

这是一个规模巨大，有如"钦差大臣"似的校阅团。目的自然是想借此造造声势，给各部鼓鼓劲，打打气。可到底能起多少作用，只有天晓得！杨重却是对它格外"青睐"，一开始就处处留神用心。

校阅团由100多名将、校组成，分编为作战、工兵、文书等十多个小组。在确定分组时，各军代表都争着到各专业组。专业组只管一项，比较省力单纯，那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对事多费力的文书组大家都不大愿意问津。"文书组"，其实也就是"综合组"；其他组只"分管"一项，"综合组"则对各组上报的材料都要"综合"整理。杨重是工兵

出身，自然到工兵组是"顺理成章"。但他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故意做出一副他是六十军也即滇军的，说得不好听是"庶出"或"后娘养的"，不敢也不想与"中央军"的老爷们争锋或争清闲争省力的样子，在他们都争着要到这个组那个组的时候一声不吭。当大家都有了归属而文书组还没有人想去时，校阅团团长就"柿子拣软的捏"，指定他担任文书组组长。

第18节：解读曾泽生(4)

进了文书组，而且当了组长，真是天遂人愿，杨重不免暗自高兴。但他不能稍有流露。他做出勉为其难的样子接受后，以职责所在和“党国”事业高于一切的高要求，“拜托各位仁兄”一定要全力支持他把工作做好，“尽量把上报的材料搞得详细点，准确点，丰富点”，也不辜负杜长官对校阅团的一片苦心 and 所寄予的殷殷厚望。

对此，校阅团长大加赞赏：“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书整理得好不好，原始材料是基础。大家务必齐心协力，精诚团结，根据杨处长的要求，把材料尽力搞认真点，仔细点。”

这也不是什么争权夺利的事，反而是各展所能、各显神通、看谁是真本事谁是“银样镗枪头”的事，所以，确实都十分“尽力”。由于材料的翔实、丰富，激动得杨重也表现出了更加空前的工作热情，使出了浑身解数，真是天天加点，夜夜加班。每到一处，杨重都把上报的材料，细细整理为一式三份，把两份上报给校阅团的团长、副团长外，另一份就自己收藏。这一圈“巡回视察”下来，杨重也瘦了整整一圈。这精神甚至极大地感动了校阅团团长，直表扬“杨处长和他所率领的文书组干得出色”。“巡视”结束，杨重的全部材料也已汇总综合“校阅”完毕，派人送到沈阳“长官部”，也得到长官部的好评。交给刘浩的这一份绝密情报，就是这样来的。它与送交沈阳“司令长官部”的那份一式一样。

刘浩把材料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这些材料包括辽宁省境内廖耀湘兵团所属各部和各保安部队的兵力部署、工事配置、实力装备、训练素质、主官姓名等所有军事机密，甚至包括各部军事主官的个人背景和性格特征。事不宜迟。欣喜之余，刘浩当即就把情报秘密报送到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

接着，刘浩让杨重召集第六十军的中共地下党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传达了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的指示，并和他们研究了自己

准备在六十军开展的活动。他特别向大家指出：一是要继续广泛地多交朋友，对原来那些"统战"基础已比较牢固的如副参谋长李佐、五四五团团团长朱光云、军直通信营营长孙璞等，更要作为重点做好进一步的"联络"工作；二是要积极继续搜集各种军事情报，特别是部队刚刚调动，国民党军的整个部署又已有新的变化，一定要设法及时掌握，以进一步配合联军即将发起的夏季攻势；三是第六十军新到吉林市，对吉林市的整个防御部署必然会有新的调整，也要特别注意。

果然，不久杨重就接到了曾泽生的一个重要命令，要他率领作战各部门的有关人员，对吉林市进行一次认真勘察，制订出一份新的吉林市的全面防卫规划图。

原来，第六十军移防吉林市后，杜聿明授意"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亲赴吉林市与曾泽生相商，要把吉林市构筑成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牢固的战略支撑点。老杜知道因有"五华山"事件等等，自己在滇军官兵的眼里形象不怎么好看，就让郑洞国出面。对此，曾泽生全力赞成。不管怎么说，"剿总"出钱出物来加强自己防区的防御设施，总是好的。杨重是工兵出身，又是被曾泽生视为亲信的副官处长，曾泽生就把这一重任交付给他。

杨重受命之后，马上要了一部中吉普，带上修械所所长、中共地下党员王立中和其他几个参谋人员，共七八个人，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奔跑。他把吉林市里里外外跑了个遍，有关防务的诸如兵力的部署，工事、火力、支撑各点的位置及其强度和构筑要求，各种火器的配系及其射向、射界的确定等等，都极其精细地绘制了一幅"吉林市防务计划图"，并同时制订了一份"吉林市城防工程实施计划"。曾泽生和郑洞国拿到这份城防及其实施计划后，都一致同意，并马上批准付诸实施。当然，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杨重编拟的这一吉林市城防计划是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在他们批准实施的同一天就已交到刘浩手中，并已由刘浩神不知鬼不觉地发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打开"国军战略支

点"吉林市城防大门的钥匙，也等于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交到了东北联军的手中。

第19节：解读曾泽生(5)

国民党的报纸突然登出了韩梅村起义的消息。不能再等待了！周太暄也用邓钧洪的办法，几生几死，找到了解放军。

与此同时，南线第三支队的起义工作，在因调防不得不暂停几日之后，这时也重新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其中一个重要诱因是，第三支队离开阜新后，阜新城内突然出现了一股反对韩梅村的浊流，使得韩梅村不得不把起义的步伐加快。

原来，阜新地区有一批国民党的党棍、恶霸如江济、王涵三等，一直对韩梅村"统治"阜新时的所作所为不满。韩梅村在阜新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在除弊兴利、惩恶扬善、革新吏治、锄强扶弱等等方面，还是做出显著成绩的。这自然就损害到了江济者流的既得利益和粉碎了他们这批地方党棍、政治掮客想借日本投降后的"接收"之机大发不义之财的黄粱美梦。可以说，他们对韩梅村的这股子气已"憋"得很久了。因此，韩梅村率所部一走，他们马上认为时机到了，开始上蹿下跳，活跃起来。他们一面在火车站和各交通要道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快邮代电"，一面在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说韩梅村的调动是"率第三支队投八路去了"，"不久就要带领八路来打海州（阜新别称）"等等。

江济之流的原意，无非是借此给韩梅村施加压力，让他的"势力"在阜新早早消失滚蛋。因为他率部走后，阜新还留下了他的"代县长"等一批得力干将，他的那一套对他们来说就像绳索一样捆绑全身的施政方策，还在由邓钧洪、杨明清等继续实施。当然，他们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地在国人面前制造这样的弥天大谎，也有他们的判断：他们的确从韩梅村的所作所为中，慢慢窥探到了一些"有中共在里面插手"的蛛丝马迹。他们采取的是孤注一掷的赌徒策略：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如能因此引起有关当局的注意，迫使韩梅村及其势力从阜新消失，或者韩梅村自己慑于压力，"识相"地"离开"，更好。如因韩梅村

较真而被追究，他们也不过是因出于"对党国的忠心"而一时失言，不会有什么危险。

让韩梅村和邓钧洪他们都意想不到的，这样的新闻居然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和北平的《民国日报》都刊登了。一时间，关于韩梅村已经"投共"的谣言，竟在东北和北平、南京都闹得沸沸扬扬。

形势急转直下。韩梅村和周太暄从邓钧洪他们那里得到阜新的有关情况后，感到敌人居心叵测，环境陡现险恶，再不抓紧时间组织起义，后果将难逆料。

但是，要起义，没有东北联军的配合是不行的；而到凌源后，他们还根本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附近的东北联军联系。

韩梅村与周太暄商定，还是要直接去找。办法呢，韩梅村给他介绍了上次邓钧洪联系成功的办法。周太暄反复考虑后认为，尽管冒险，但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也只好"依样画葫芦"地这样再来一次。

这任务当然就落在了周太暄身上。毕竟周太暄人地两生，临行前，韩梅村给他找了个熟悉当地情形的老木匠做向导。韩梅村告诉老木匠：周太暄是司令部的"谍报员"，部队刚来，要到"对方"那边"看看情况"，要他用身家性命担保，要把他安全"送"过去；只要"送"到那边，回来就不用他管。同时，给了他一大笔钱，算是"报酬"，也可以说是"买命"。老木匠看在老婆孩子的份上，也看在钱的份上，欣然拍了胸脯，与周太暄见过面后，择日出发。

周太暄打扮成老木匠的帮手，内衣隐蔽处揣着一张韩梅村给他开的国民党军的"谍报证"，就跟随老木匠出发了。由于周太暄面孔白净瘦削，身子单薄细巧，不像当地老乡，他们就给他的脸项上涂上一些黑红的油彩，又让他穿一身又硬又脏的黑灰布棉衣裤，戴一顶棕褐色旧毡帽，登一双东北"大疙瘩"鞋，成了一位地道的"东北汉子"，乍一看去，连熟悉的人都已不易辨认。因此，开始一段时间比较顺利，一

般的人并不注意他。当国民党军的哨卡盘查时，他就出示韩司令的"谍报证"，亮明自己是去执行特别军务的身份，哨卡也就不好多问，顺利放行，他也就一个哨卡一个哨卡地通过。可是，走出国民党军防区之后，情况就复杂了。因为这些"中间地带"，不但有国民党特务、便衣的猖狂活动，有东北民主联军的侦察人员、武工队员的神出鬼没，而且还有"胡子"（土匪）的肆意横行。那些"胡子"，不管你是谁，就他天王老子最大，见人就打，见物就抢。他们"两边"的人都抓，都杀，都不买账。两人走出国民党军的防区不久，就接连看到有被打断腿的，有被打断胳膊的，总之个个都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被扔在那儿的恐怖场面。

第20节：解读曾泽生(6)

好在老木匠还真有点经验，周太暄吩咐他沿途一定要密切注意"胡子"们的活动，他还大致能从对方的神情举止上分辨出哪是"胡子"，哪是普通老百姓，从而尽力回避。那天下午，他们休息后正要赶路，老木匠忽然发现情况不对，一面急忙向周太暄示意，一边就兔子似窜进了附近一个茅房。周太暄也赶紧钻进了旁边一堆老乡的秫秸垛。不一会儿，果然看到有几个扛着枪的"胡子"从旁边过去了。

第二天，在一个村子附近，他们又遇到了几个带枪的"胡子"。这一回，老木匠来不及招呼周太暄就自己溜了。周太暄一看四处没有什么地方可藏身躲避，就躲进了一户老乡的屋里。屋里只老大娘一个人，正在烧水。周太暄就给了她几张钞票，向她要碗水喝。这时，屋外已有人在大声吆喝。周太暄来不及与大娘说点什么，就机警地连忙去帮大娘拉风箱。他刚坐下，一个大个子"胡子"就已一边"嘿嘿"地吼着，一边探头进屋了。周太暄急中生智，忙起身把锅盖一掀，让白蒙蒙的水雾弥漫着锅台，罩住了自己。老大娘似乎早已见多不怪，头也不抬，只冷冷地问了一句："找水喝吗？"依然干自己的活儿。大个子"胡子"未发现有什么可捞的油水，探探头就走了。

周太暄觉得这样太不安全，就和老木匠商量尽量绕道走。老木匠同意，带他绕了一段路，过了一个山口，到了一个小镇。毕竟是个镇头地，"胡子"大概也已不敢太过横行，所以镇里还显得比较安全平静。这时天色已晚。周太暄建议先找个小旅店住下来。老木匠有些神色不安，勉强住下。一夜无事。天快亮的时候，突然听得有些动静，一问，原来是有武装人员"查店"来了。奇怪！要么就土匪抢劫，要么就特务抓人，怎么还会有带枪的人"查店"？周太暄连忙披衣起身。仔细一听一看，周太暄已从"查店"人的言谈举止中判断出：他们就是自己要找的"那边人"。

啊，几惊几险，终于找到自己人了，周太暄不由大喜过望。可掉头一看，老木匠早没影了。这时可不能让他跑掉！他正想寻找，"查店"的却已进房。他们当然是例行公事地先问他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有什么身份证件等等。周太暄急急地说："你们先别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们一道来了两个人，刚一眨眼间，那个人跑出去了。你们先快去把他找回来，千万不可让他跑掉。我的事情回头再和你们说。"想想还不放心，又加重语气说了一句："没有我的话，你们不要放了他。"

到底是战争年代，大家的警惕性都很高。来人听他说得蹊跷，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人马上就命令旁边两名战士："赶快去找！一定要把他找到！找到后就直接带去司令部。"然后，转身再"审"周太暄："你们是干什么的？"

这时，一个战士已从周太暄的身上搜出了那张国民党军的"谍报证"。他立即将枪口对准了他，并大声报告："他是国民党特务！"

周太暄不会紧张害怕。他镇定地说："请不要着急，我正是来找你们的。请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领导，我找你们领导有急事。"

这时，老木匠也被他们找到"押"回来了。那个负责人听周太暄的口气挺大，考虑到在旅店里也不便多说什么，就命令把两人夹在中间"带回去再说"。

原来，他们是冀察热辽军区第十六旅某连的一个小分队。老木匠自然知道，过了小镇的"这边"不远，就应该是韩司令的"谍报员"要去的"那边"了。去搜集"共军"的情报，逮住了当然是难免要"掉脑袋"的。所以，周太暄说先在小镇住下，他就已有些神色不安。黎明时分突然"发现情况"，他就已知道"不妙"，所以就先"脚底下抹油--溜之为上"。谁知"共军"的脚板比他更利索，眨眼就被追回来了。

两人被"押"到连部。周太暄示意他们把老木匠"另处"后，就告诉他们：不行！我的事情必须找你们的高级首长。于是，又把他送到营部，也不行；又送到团部，还不行；最后送到了八里罕。周太暄得

知，这儿已是冀察热辽军区第十六旅旅部，才说："请你们立即把我送去见你们的旅首长！"

第21节：解读曾泽生(7)

这时已是深夜。第十六旅旅长张德发、副政委曹德连得报后，指示马上接见。于是，周太暄把他此行的经过和目的，向两位旅领导作了详细报告。

这情形同邓钧洪当初只身闯十七旅时差不多，十六旅的领导当然也不可能听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就真的相信他的身份和所说情况。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比谁都懂得，战争环境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的斗争，要远比常人所能想象的复杂得多。

对此，周太暄完全理解，也有充分思想准备。于是，他又进一步把自己的个人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他说，他是由中共湖南省工委周里书记派来阜新策动韩梅村第三支队起义的。在他之前，韩部已有中共的地下党员邓钧洪等工作多年。邓钧洪已多次与冀察热辽军区第十七旅联系，并已就起义问题作过多次相商，后因韩部调防凌源而暂时中止。

尽管由于当时的通信条件困难，张德发旅长和曹德连副政委不便马上与第十七旅联系核实，但对周太暄介绍的情况两人已经确信无疑。然而，一个支队的起义是件大事，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具体研究，仓促之间马上要付诸行动，可能还较困难。因此，两人沉思着一时没有表态。

周太暄以为他们还不相信，又向他们介绍了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一些其他情况，包括湘潭县韶山支部的建立等，以进一步说明自己"并非冒牌"的身份。张德发旅长是位老红军，对湖南党情形也比较熟悉，就说："你谈的情况我晓得，周里这个人我也听说过。我们是相信你的。我们对韩司令要求起义的愿望也表示钦佩和欢迎。不过，要行动，还有许多细节需要作具体研究。我想是不是这样：你回去后先把准备起义的详细情况，包括武器装备、防务部署、起义方案等，带到这里来后我们再作仔细商量。同时，我们这里也立即向上级请示，尽早派人

去协助和接应你们。请你放心，对策动国民党军起义，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同志早有指示。我们一直对此十分重视的。对韩司令和第三支队的起义，也一定可以做到计划周详，万无一失。"

曹副政委补充说："你再来时不必带人，我们在指定时间、地点接你。为了安全，你带来的那个老木匠就暂时留在解放区。我们派两名战士送你回去。"

这时，战士们已牵来马匹。周太暄告别旅首长，大家把他扶上马，挥手而别。他不大会骑马，只得紧紧拽着缰绳，抱着马鞍，任马奔驰。大约跑出了20多里，那马才适应了这位新骑手似的慢慢放缓了脚步徐徐而行。又走了一会，送他的两位战士让停止前进，把他扶下马背，说："我们不能再往前送你了。喏，往那边走，前面就是去凌源的大路。我们只好就在这儿分手了。"周太暄感激地给两名战士道了声珍重，顺着他们指的大路，当晚就回到了凌源。

回到凌源后，周太暄顾不上休息，马上去见韩梅村汇报。韩梅村听后十分高兴，立即遵照第十六旅领导的指示，开始了起义工作的各项准备。

不久，邓钧洪和他的女友李茵也从阜新来到了凌源。他们又把起义的有关方案等重新研究了一次，就让周太暄带着有关资料，第二次去解放区。

这一次应该说已是"熟门熟路"。周太暄直接去了八里罕第十六旅旅部。旅领导看了周太暄带去的起义方案后，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汇报、请示，有些问题也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就让周太暄先回凌源，约定时间再回第十六旅接受指示。临行时，十六旅首长一再叮嘱他转告韩司令等，现在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即将发起，形势变化很快，一定密切注视各方面的情况变化；越是在紧要关头，越要加倍提高警惕。

隔了两天，周太暄履约再到八里罕旅部接受指示。第十六旅的张旅长和曹副政委告诉他：经过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和军区首长的研究批准，决定派第十六旅司令部的通信科科长戴平带几名战士，随周太暄一道去凌源县城，协助韩司令和第三支队组织实施起义。

戴平化装随周太暄一起顺利进了凌源城。到司令部后，戴平先和邓钧洪、陶涛等见了面，问了下韩梅村的近况，然后就去拜访韩司令和夫人张剑云，并同他们共进了晚餐。当夜，韩梅村就与戴平作了长时间的深谈。他给戴平讲了自己的身世，谈了他对国民党政权腐败的痛恨，表示了参加革命的愿望和决心。他说，他唯一担心的，就是到解放区后子女是否能受到较好的教育。戴平告诉他，解放区有大学、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孩子们的教育不成问题，韩将军到解放区后，孩子们的教育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安排。

第22节：解读曾泽生(8)

在随后的两天里，戴平详细视察了凌源城的防御设施和地形，观看了一些部队的装备和编成情况，又分别同韩梅村、邓钧洪、周太暄等进行了多次研究。之后，他们一致认为起义工作已准备就绪，戴平就又再回第十六旅作了一次详细汇报。第十六旅领导甚为欣慰，令戴平立即返回凌源转告韩梅村：一是东北民主联军热烈欢迎他率部起义；二是要选择一个对革命更有影响、更有利的时机举行。请韩司令随时准备着听候命令，届时东北民主联军将派部接应。

韩梅村率第三支队已经起义，卢浚泉还蒙在鼓里，骂他"臭牛×"。韩梅村一笑置之，命令"身边人"也放下武器。

这时，突然传来惊人喜讯：杜聿明"重上松花江北"，"再创临江解放区"，以期扭转当前对"国军"极为不利的局面的阴谋被粉碎，国民党军在辽东集结的兵力遭到东北民主联军重创，第八十九师等部在辽东被歼灭殆尽。

但同时，对韩梅村和第三支队来说，也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传闻：第八十九师被歼后，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奉命重新组建该师，准备将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并入第八十九师建制。

不管真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传闻的确是令人着急的。他们都知道，在国民党军将领中，石觉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倘是真的把第三支队编入第十三军，那起义就可能成为泡影，多少已付出的心血和希望也将全部付诸东流。

韩梅村马上与邓钧洪、周太暄他们商议。他们认为，就第三支队本身而言，起义的准备工作均已就绪，不能功亏一篑；就全局而言，组织第三支队起义，对进一步打破杜聿明的"北上"计划，策应东北民主联军即将发起的夏季攻势，都有重大意义。只是，对整个第三支队来说，韩梅村毕竟是"外来户"，真正的亲信少，要马上发动起义，光靠自己的力量可能还不大行。于是，大家商量决定：请戴平立即向第

十六旅首长报告，请求马上举行起义；并向第十六旅领导说明，因单独举行起义有困难，请能同时派部队支持。第十六旅领导研究后，也认为第三支队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令戴平带两名侦察员火速赶回凌源将决定告诉韩梅村他们，准备马上举行起义。

凌源的气氛立即紧张起来。4月30日，凌源城内已是一派紧急"备战"的状态。司令部门前堆起了沙包。城内加强了巡逻。士兵们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街面上店铺关门，行人寥寥。"战事"一触即发。

按事先拟订的计划，首先以点名发饷为名，令驻防铁路沿线的各部集中到凌源火车站附近；同时，指派得力部队看守好粮食、被装、弹药等军用物资仓库，以便起义后带走；尔后，等候第十六旅部队赶来接应。第十六旅也已先派了部分便衣分队进入城内，以控制各主要道口、要害。命令下达后，各部很快报告，都已按命令认真执行。下午，韩梅村与邓钧洪、周太暄等又分头再次察看了部署情况，检查了通讯联络等重要环节，并再次察看了地形。一切就绪，就等第十六旅接应部队的如期到来。

黄昏时分，戴平跑进指挥部报告韩梅村，第十六旅的接应部队已经抵近凌源，并已派兵破坏了凌源东西两侧的铁路，以阻止卢浚泉有可能在得到情报后的派兵增援。戴平并告诉韩梅村：按原定计划不变，接应部队准备从凌源的西门开进。

韩梅村一颗心放下，稳稳地坐镇指挥部，等候处理随时可能出现的各部、各位置、各要点的"敌情报告"。第三支队所属各部的头头脑脑们，大部分是事先并未觉察韩梅村的起义意图的。当初看到《大公报》、《益世报》、《民国日报》的消息时，不少人就嗤之以鼻。紧急备战当然也是正常的事，不会另作他想。可不知怎么搞的，指挥部的"敌情通报"还一点没有下达，他们却突然发现"共军"已有如从天而降地出现在眼前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一个个都吓得大呼小叫地连忙报告。韩梅村则不慌不急，对每个人的请示报告，他都不紧不慢但语气坚定、态度和口气威严地用10个字作为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不要抵抗！"于是，基本上没放什么枪，第十六旅各部就顺利地占领了城外各防御要点，其中一部也顺利从西门进入城内。

第23节：解读曾泽生(9)

唯一意外的倒是，进城部队抵近第三支队司令部时，反而遇到了支队警卫连的疯狂抵抗。这真是百密一疏。原来，其他的都想得很周到，警卫连是"身边人"，大家反而把他们疏忽了。戴平和周太暄连忙跑出来大声喊叫："韩司令命令你们赶快放下武器，不要抵抗，立即回房待命！"周太暄的身份，警卫连长自然心中有数；既是韩司令的命令，他也就马上命令大家"收火"，并让第十六旅的一个连接替他们，开始担任韩梅村司令部和官邸的警戒任务。于是，凌源起义顺利圆满地达成。只是，国民党凌源县党部的一些人趁隙溜掉，未能当场抓住，未免有些可惜。

直到此刻，驻朝阳的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还蒙在鼓里。他听谍报人员报告"凌源方向有战事"，连忙打电话问韩梅村："听说凌源遭到共军袭击，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要派兵增援？"韩梅村一笑置之，轻松地回答："没有什么大事；是有小股共军袭扰，我已处理了。我处的事情，请司令官大可放心！有什么该报告的，我会及时向司令官报告的。"说得卢浚泉心头酸酸的，大骂韩梅村"臭牛×"，"一个支队司令"在他面前"也这么傲气！"

次日拂晓，第十六旅张德发旅长、曹德连副政委进城来到韩梅村家，与韩梅村互致了敬贺。接着，各部出城集结开赴解放区。第十六旅则从解放区动员了一百多辆大车，把各仓库的粮食、弹药、被装、布匹等物资，一起全部装上，随起义部队运往宁城县八里罕。到达解放区后，韩梅村向全国发了起义通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宁城军分区两万多军民为起义部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庆祝会。会后，韩梅村等又来到赤峰，受到了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兼军区司令员程子华及分局、军区、热河省人民政府其他领导同志的热情接见。起义部队后被军区命名为民主救国军热河独立第六师，韩梅村为师长；韩梅村并于不久后的1947年7月15日被批准为中共党员，已是后话。

曾泽生不无感慨地喟然长叹：东北这块黑土地真是难养人哪！刘浩得到消息后，说正好趁机把曾泽生的威风再煞一煞。

韩梅村的起义，的确选了个对革命十分有利的时机，继潘朔端之后，又一次给东北国民党军带来巨大的震动和影响。就在韩梅村起义成功后半个月，东北民主联军渡（松花）江南下，对“江南”的国民党军发起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5月18日攻占了怀德；24日占领了四平街外围的各重要城市；26日攻入法库，27日又攻入昌图。6月15日，开始对四平街发起了总攻。

其中，5月28日，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也在梅河口被歼。

这个一八四师，就是原一八四师起义后重建的第一八四师。当初蒋介石马上同意重建这个师，还是为拉拢卢汉而采取的安抚政策。曾泽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刚从磐石移防吉林，屁股还没有坐暖，就已遭此厄运。

猛然听得这一消息，曾泽生颓然跌坐到沙发上。他呆呆地愣怔了许久后，不由喟然长叹：东北这块黑土地真是难养人哪！

梅河口一失，驻扎在距梅河口四十余公里的海龙的暂编第二十一师，就处于孤立、突出的位置。曾泽生担心，第一八四师被歼后，第二十一师可能已是“共军”的下一个目标。一个一八四师起义，重建一个一八四师又被歼，要是第二十一师再生意外，他这个堂堂的第六十军军长也就完了。他定定神后，连忙打电话给第二十一师师长陇耀，要他一定要特别警醒，多睁几双眼睛，否则，他们就都将血本无归了。真要那样，他们还有何脸面再回去见云南父老？

听说第一八四师被歼，陇耀也十分紧张。接到曾泽生的电话后，他很不满地把第一八四师被歼的责任推到了杜聿明的瞎指挥上。他说，杜聿明把他们第六十军分割得东一块西一块，分明就是把第六十军的死活当儿戏。他要求曾泽生一定要借此机会赶快向杜聿明提出，让暂编第二十一师向军部靠拢。如若不然，一旦有事，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24节：风云突变(1)

对此，曾泽生其实也已早有想法。潘朔端当初愤然指责蒋介石把第六十军摆成一副挨打的架势是想借刀杀人，他何尝不知！可军人就是军人，他也不好多说。现在又丢了一个一八四师，他的态度也比以前稍微强硬一些了。在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坚决请求下，加上杜聿明也知道陇耀的脾气——当年他搞“五华山政变”就是陇耀叫得最响要派兵报仇雪恨——怕把事情闹僵，终于同意把暂编第二十一师从海龙移防吉林市，与军部和第一八二师靠在一起。

曾泽生大为欣喜。他立即草拟了暂编第二十一师从海龙向吉林市靠拢的命令，让机要室主任亲自送到电台监督发出。

曾泽生命令第二十一师放弃海龙的消息，杨重马上从通讯营长孙璞那儿知道了。而恰巧，译这份电报的译电员又是刘浩到六十军后新发展的那个地下党员赵雄。赵雄译完后，马上告诉了那位地下党员的谍报组组长孙公达，孙公达又及时报告给了刘浩。这样，整个命令就都一字不漏地落到了刘浩手里。

此刻，刘浩正准备去海龙找陇耀。一看机会凑巧，他就同杨重商量，正好借此机会把陇耀和曾泽生的威风再煞一煞，这样对今后的争取工作将更有利。他决定暂时不去海龙，而是马上写了一封短信，让刘生和陆飞立即快马加鞭，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往吉南联络处。

于是，这一情报马上被送到了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尔后，又通过东北民主联军统帅部的“指示”到了前线各参战部队。

第八章

风云突变

刘浩回中共中央东北局不久，李竞也突然从吉林市赶回东北局，向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书记李立三和副书记刘浩报告了一个惊人消息：已争取到带兵实权的第六十军一八四师五五〇团团团长杨重和第九十三军十八师三团团团长张士明，被同时免去了团长职务。

杨重是中共在第六十军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张士明是中共在第九十三军的地下组织负责人。两个军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分别在两地同时被免去职务，这一惊变让李立三和刘浩都感到非同小可。

滇军内的地下党负责人突然遭到清洗。刘浩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内部出问题了？

原任六十军副官处长的杨重，是在第一八四师再次重建后被任命为五五〇团团长的。东北民主联军历时50天的1947年夏季攻势，歼灭了国民党军8万人，解放了城市36座，打通了东、西、南、北满根据地的联系，迫使东北国民党军不得不收缩于中长路四平街南北段和北宁路山海关至沈阳段两侧，而完全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东北民主联军则以这一胜利为标志，在东北战场已转入局部性的战略反攻。面对这样一副局势，杜聿明束手无策，以致劳心过度而卧病不起，无法视事，只好把“保安司令长官”让郑洞国“代理”，自己赴沪住院。蒋介石一看这样不行，惶急之余，急急忙忙把他最得力的亲信、参谋总长陈诚派到东北，接替熊式辉当了东北行辕主任，并干脆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免去老杜的职务，让陈诚独揽了东北军政大权。陈诚到后，当然要烧上几把火。被歼灭的第一八四师也迅速被再次重建起来。杨重就是借此机会，取得带兵实权的。

不断争取带兵实权，是刘浩奉命到滇军重新“启动”地下组织后的工作目标之一。在杨重之前，张士明已任第十八师三团团长，范啸谷已任第一八二师五四五团副团长，现在又加上了杨重，应该说已掌握了一定的实力。刘浩正在为杨重的任命高兴，谁知却突然出现了如此让人震惊的变化！

刘浩首先想到：是不是内部出问题了？

他仔细分析：从云南来的地下党员，都是经过长期考验了的。他们在当年那么艰危和白色恐怖的环境下都没有出问题，现在怎么可能出问题？不可能！到东北后发展的党员呢？刘浩屈指算了数，到东北后发展的新党员有孙公达、范啸谷、赵国璋、陆飞、余光、詹羽等。

这些对象，刘浩都是牢记李克农的指示，选了又选，慎之又慎，经过反复考察之后，才确定发展的。入党后，他们的表现也都十分出色。再说，这中间既没有人被捕，也没有发生过泄密之类的其他意外，因而，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变节行为，更不可能出现两个军的地下组织同时被出卖的可怕事件。

第25节：风云突变(2)

那么，是不是自己在工作中不小心露出了蛛丝马迹，被国民党特务识破，因而暴露了杨重和张士明的秘密身份呢？

刘浩想来想去，觉得也不大可能。他自用"赵振华"的名字从杨重处取得一份"少校军需官"的通行证后，他的身份就已"合法"了。他以此"合法身份"，或以办公务的名义，或以做生意为借口，往来于第六十军、九十三军、北平和东北民主联军之间，应该说安全系数都是大的。当然，他知道国民党特务并没有睡大觉。他们在秘密监视着他们认为值得怀疑的对象，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对杂牌军更是普遍抱不信任态度。尤其是对滇军，由于第一八四师起义和因"作战不力"而在战场上"屡战屡败"，几乎使他们草木皆兵，处处疑忌。但是，就他本人来说，好像还没有发现身边有过什么异常或特别的地方。

有一次，杨重倒是给他提起过，说第六十军政工处里有个家伙曾在他身上打过主意，想通过他打探他的底细。那个家伙对杨重说：

"听说你那位九十三军的少校军需官朋友在做大烟生意？老兄能不能也帮我弄点那个东西呀？"

杨重一看这老牌特务，就知道不怀好意，笑着应付说："哟！你的消息倒是灵通！谁说我那朋友是做那个生意的？你难道不知道曾军长严厉禁止部队抽大烟吗？我那朋友要做那个生意，还敢到我们军来？"

"知道，知道。"那个家伙根本不以为然。"这年头谁还不是吆喝着青菜卖萝卜！"说着，故作神秘地放低了声音。"其实，我也不是为自己要的；是上面有个头头，我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听说的，说你的那位朋友是弄那个的。"说着，又神气活现地伸手朝天上指了指。"真人面前莫说假。老兄无论如何想想法子，多少给弄一点，我也好交差。价钱嘛，你说就是，都是自己弟兄，还能少得了老兄的那一份好处？"

杨重做出有些无奈的样子说："原来如此！这倒真是一个巴结上司的好机会，我如有办法，一定帮办。只可惜我那朋友真的没有这方面

的路数。"

"真的？我不信！"那家伙还不死心，"怕是钱不放心吧？你放心！"边说边从口代里掏出一大把现钞在手上"啪、啪"拍着，"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但分文不少，还保证分文不欠。"

"这不是钱的问题。和你说了，关键是他不做那个，没有那个路数。"

"那他是做什么的？"

杨重看似很不经意地回答："打仗嘛，总要考虑什么东西能赚钱，是吧？听他说，好像主要是从云南老家贩点白药什么的。其他具体的我就不十分清楚了。"

"啊，白药！白药好哇！"那家伙马上转变口气。"我早就想弄点了呢！这样吧，那你就帮我请他弄点这个吧。枪炮无情，谁不得备点！是我自己用，请老兄一定帮忙，一定帮忙！"

杨重做出十分遗憾的表情说："你老兄倒想得好！你知道枪炮无情，别人就不知道？谁不知道白药既能治伤口出血，又能治跌打损伤，是天下第一伤药！现在路上交通这么困难，他一次又弄不了多少，还能留着等你？所以，这一回是没有办法了。"

听杨重这么说，那家伙一下子就把脸拉长了，换了副嘴脸恶狠狠地说："你以为我是傻子？那个不是，这个没有，这是做生意？老实告诉你，我都调查过了，我知道他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下杨重也不客气了。他知道对方这不过是讹诈，实际上并不掌握他什么情况，于是就厉声说："你想敲诈？我杨重站得直，坐得正，一个堂堂男子，怕你吓唬！我也老实告诉你，你有靠山，我也有后台；你那些小人伎俩我见得多了，想诈我，做梦去吧！"

这种人就是这样，你软他就硬，你硬他就软，杨重早把他摸得透透了。杨重知道他并没有掌握真凭实据，倘有，也不会拐弯抹角地费这么多苦心来套他话了。所以，他就来一个你狠，我比你更狠。果然，一见杨重动了真气，他也就连忙缩了回去。"开个玩笑嘛，看你急

的！"他赔着笑脸自寻台阶下，"我无非是想让你帮我点忙嘛。行了行了，算我说漏嘴，这总行了吧？"说完，悻悻然走了。

第26节：风云突变(3)

事后，杨重特别留意他的动静，再未发现他打听有关刘浩的事，晓得他不过是瞎子摸鱼，所以，要说他已知道杨重的真实身份没有可能。

那么，会否有其他人告密呢？

记得有一次，刘浩自己在第一八二师突然碰到了在云南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做地下工作时的学生张学志。其时，张学志已是第一八二师师长白肇学的警卫排长。刘浩知道，他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但自己不叫"赵振华"，而叫刘若坚，他应该是清清楚楚的。乍见之下，刘浩不由愣了一愣，装不认识，过去了，但心中一直七上八下。为了稳妥起见，细思之后，他让刚入党不久的五四五团副团长范啸谷去把他找来，诚恳地对他说："那天见面没有给你打招呼，我有难言之隐，请不要怪我。我是为了混口饭吃，顶了别人的姓名和职务来东北的。主要是为了做买卖，当然也关饷当差，能混就混。希望你一定为我保密。不然的话，饭碗砸了不说，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不测。"张学志毫不犹豫地说："请老师放心！我知道现在吃饭不容易，自己也是通过关系才混个排长的。我一定替老师保密！"不管张学志信不信刘浩说的，但可以肯定，他既没有必要无缘无故去摸刘浩的底细，也不可能摸到刘浩的底细，事后观察，也确实未见他提过"赵振华"半个字。退一步说，即便他对刘浩有怀疑，也不可能知道杨重和张士明是中共地下党的重要人物。因此，他去告密没有可能。

另有一次，就是刘浩跟随第六十军从磐石移防吉林市的时候。在军用列车上，刘浩意外地碰见了第五四五团的团长朱光云。他和朱光云是云南时就认识的。两人虽未说话，但从朱光云的眼神中刘浩已判断出他也已认出自己。到了吉林市后，刘浩马上去把范啸谷找来，对他说："我在车上撞见朱光云了。他在云南时就认识我，我估计他已把我认出来了。你给我注意着点，有什么动静及时通知我。"范啸谷笑着

说："这你就放一千个心好了。一见到你，老朱就和我说了。这事我已处理。他思想进步，同我们靠得比较紧，绝不会坏事的。"也就是说，朱光云已是地下党的重点争取对象，在没有任何变异的情况下，告密绝不可能。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但是，他们都无法再在滇军待下去了。于是，刘浩又奉命潜入滇军，进行了重新布置。

刘浩感到事关重大，又向李竞问了些情况，并与李立三研究后，向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领导作了汇报。

信息很快反馈回来了。原来，并不是滇军内部的地下党出了问题，而是由于滇军将领张冲的一篇讲话。

张冲从延安来到哈尔滨后，经深入了解和周密准备，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对滇军的广播讲话。那讲话自然是"策反"的。张冲在滇军的威望和影响，蒋介石十分清楚。滇军第六十军的老一八四师已经起义，重建了一个又被消灭。其他两个师呢，暂编第二十一师已有两次遭受重创，第一次损失近半，第二次差点儿全军覆没。保留得完整一点的就只第一八二师。现在第一八四师再次重建，第二十一师正在补充，军心之动摇不稳，有如将倾大厦，实已难再经什么风吹草动。第九十三军呢？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败仗有份，胜仗不沾，损失日甚，斗志全无。这样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怎还经得起张冲的"蛊惑煽动"？因此，他非常紧张，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严令滇军赶快"清洗"张冲旧部。老蒋这么严厉，卢浚泉、曾泽生安敢怠慢？于是，他们也立即行动。巧不巧，杨重、张士明都是张冲的老部下，又是团长，因此首当其冲，成了难以逃过此劫的一对。

刚到手的带兵实权一夜之间又都失去，未免遗憾。但事情弄清楚，一颗心也就放下了。东北局联络部的领导与李立三、刘浩研究后，认为这不影响大局，乃决定让李竞马上赶回吉林市。

临行前，李立三和刘浩专门给李竞说明了情况，并布置了进一步工作的计划。刘浩说："这次杨重、张士明突然被免职，不是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地下党内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原滇军将领张冲的旧部。张冲起义后，从延安到了哈尔滨，又发表了对滇军的讲话，蒋介石害怕了，就命令把滇军中张冲的旧部都免职了。你们的内线工作还是进行得很好的，敌人并没有发现什么。所以，你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要受任何影响。"

第27节：风云突变(4)

李竞点着头，也松了一口气。

李三立说："我们决定派你回吉林，再转锦州，把这情况向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的地下党组织说明，并传达东北局联络部的意见。下面，请刘浩同志把我们研究的几条意见告诉你，你要用心记住，以便传达。"

李竞又使劲点了点头，马上把精神高度集中起来。

刘浩说："我们的意见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张士明和杨重如果在滇军中真的站不住脚，就不要再回云南去了，可以直接到解放区来工作。我从延安过来与他们接上关系后，他们的关系就已转到东北局了，请他们放心。第二条是：他们两个负责人走了以后，九十三军的地下党组织由杨守沫同志负责，六十军的地下党组织由孙公达同志负责。第三条是：由于卢浚泉态度一直暧昧，九十三军中的党组织展开策反工作的困难较多，可把工作重点放在搜集和传递军事情报方面；六十军的争取工作已有较好基础，仍可以把工作重点集中在曾泽生、陇耀、白肇学他们这些带兵官身上，最好能争取六十军全军起义，真不行，能争取一个师、一个团起义也是好的，所以，六十军的工作主要是要放在力争他们起义上。"

李立三最后说："另外，你在完成这个任务后，再通过地下组织全面了解一下当前东北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和师以上单位的代号，20天内回到解放区汇报。"

李竞受领任务后，东北局联络部专门为他调了一个车厢，由刘浩陪同，从哈尔滨坐火车先到延吉；到延吉后，两人改乘汽车到磐石吉南联络处，再由联络处的陈方处长陪同他们到民主联军的前线部队驻地双阳，然后准备从双阳回吉林市。

从双阳往前已是"游击区"，也就是所谓双方都未驻军也即还未被一方控制的"真空"地带。李竞告诉刘浩，可能就是由于张冲讲话的原

因，近段时间来，国民党军在"游击区"内活动十分猖獗，明显对"游击区"加强了渗透和控制。上次他从吉林市出来的时候，就曾多次被他们纠缠。他说那天他走到取柴河附近的时候，突然被一名国民党军的便衣拦住，用枪顶着他，一定要把他带回吉林市。幸好他们事先对如何通过"游击区"都作过了认真的研究和准备，对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的国民党军谍报组织的人员、头目、代号以及活动地域和规律，都作了详细了解，知道那个地区的敌人谍报队驻李屯，队长姓杨，才巧妙地应付了过去。他说，他是经过多次类似这样的惊险遭遇后，才到达吉南联络处的。

吉南联络处的陈方处长也向刘浩介绍了许多这方面的情况。刘浩感到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不能掉以轻心，就与双阳前线部队的指挥员进行了反复研究。最后，他们决定派一个连的武装力量护送李竞过"游击区"。当天晚上，他们摸黑出发。护送李竞过境的，当然是所部中游击经验最丰富的。走了二十来里路后，前面再过一个比较大的村庄，就是吉长公路了。连长让李竞先就地休息一下，说："前面就是吉长公路了。再往前，就已经是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区。这段路是最危险的。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先派两个人到前面看一看。"李竞点头同意后，就便换上了国民党军的服装，以备出现意外时应付。

连长派出去的两名侦察员很快就回来了。果然不出所料，这两天国民党军在这一带的活动特别猖狂，前面那个村庄里今天也突然进驻了约一个连的兵力，正在挨家挨户清查搜捕，气焰十分嚣张。连长放心不下，就和李竞商量，是不是先回去另外再想办法。李竞说，任务紧迫，无论如何得争取过去。他想了想，分析说，敌人虽然嚣张，虽然靠他们的控制区已很近，但这儿毕竟还是游击区，我相信他们夜间一般不敢外出活动。连长认为有理，马上让两名侦察员再去侦察一下。不一会儿，他们又已回来报告：不错，村子外未发现什么情况。连长于是决定：为了减少目标，精选出一个班护送李竞绕村而过，他自己则率队靠近村子监视，随时准备武力掩护。李竞同意，马上出

发。精选的侦察班当然个个都是夜间活动的高手。那夜虽然月黑风高，的确伸手不见五指，但他们把李竞保护在中间，还让两名战士专门"关照"他的"脚下"，七弯八拐，终于在天亮前拐上了吉长公路。

第28节：风云突变(5)

"一条大路在眼前"，一直往前，就可直达吉林市了。李竞看到公路两旁是大片稠密的高粱地，就让护送他的战士们回去，自己钻进高粱地里隐蔽起来。不一会儿天就大亮了，公路上也渐渐开始有了来往行人。他整理好服装，瞅个合适时机走出高粱地，就大摇大摆地朝吉林市走去。途中，他摆出国民党军军官的样子，应付了几个哨卡，那已是"小菜一碟"。到了岔路河小镇，他乘上汽车，顺利地回到了吉林市。

回到吉林市的当晚，他就召集杨重等开了个紧急小会，将东北局的指示向他们作了传达。第二天，他便离开吉林市乘火车到了长春，准备从长春直接去锦州。由于当时长春到沈阳的铁路已被东北民主联军在夏季攻势中破坏，尚未恢复，李竞只好先从长春乘汽车到沈阳，再从沈阳乘火车到锦州。

到锦州后，李竞先找到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部政工处宣传科中校科长、地下党员杨守沫，由他找来张士明等地下党员。李竞向他们传达了东北局的指示后，又告诉张士明：不要回云南；如果在九十三军待不住，就直接去冀热辽解放区，那边都已安排停当。接着，李竞还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对目前形势的估计，说我军在各个主要战场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后，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在此伟大的转折关头，隐蔽战线更要积极配合。随后，李竞向杨守沫交代了以后解放区派人来与他接头的方法，具体布置了李立三交代的任务。过不多久，杨守沫就把当时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兵力部署和师以上部队的代号搞到转报给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已是后话。

陈诚独揽了东北军政大权，并阴谋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卢汉告诉曾泽生他们说："看来，我是顾不上你们了，你们也别再顾虑我了。"

刘浩刚从双阳回到哈尔滨，就接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的指示，让他与李立三立即赶到他那里去。

原来，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指挥部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为阻止东北民主联军的进攻，蒋介石和陈诚正阴谋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妄图用水淹松哈平原的办法，来切断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补给线。为此，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保卫小丰满水电站和当前的敌军工作问题。罗荣桓把刘浩和李立三找去，就是同他们谈这件事。

询问了一些滇军的工作情况后，罗荣桓告诉他们：为了更有力地开展城市工作和敌军工作，经研究决定，东北局联络部从即日起改称为东北局城市工作部，以李立三为部长，专门负责敌占城市的工作。敌军工作则统一归由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联络部负责和指挥。蒋介石阴谋炸毁小丰满水电站，是决不能让其得逞的。小丰满大坝和水电站是松花江流域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所系，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现在驻守小丰满的是滇军第六十军部队。为了更好地对滇军开展工作和保护小丰满，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还决定成立一个前方办事处，以刘浩为处长，杨滨（即刚从第六十军撤出的杨重）为副处长。办事处专门负责滇军工作，重点是争取第六十军。目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小丰满水电站的安全。办事处下设敌工、宣传、俘虏管理、总务等4个科和1个武装工作队，同时也代表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对各部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对小丰满大坝安全的重要，李立三和刘浩他们也早注意到了。在此之前，为了配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他们就已到吉林市第六十军驻地的外围，对六十军发动了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他们组织周围群众和解放军各部，通过对六十军官兵进行喊话、散发传单等活动，揭露蒋介石一直企图破坏小丰满水电站的阴谋，同时指示六十军内的中共地下组织，一定要做好保护小丰满水电站的工作。

对第六十军，蒋介石也一直在想方设法驾驭。他们软硬兼施，又拉又打，在不断施以高压的同时，有时也注意拉拢利诱。他们最怕六十军"再次上当"生异，使第一八二师和暂编第二十一师也步第一八四

师的后尘。现在又想利用第六十军来做炸水电站这样肯定是千古罪人、遗臭万年的事，就更要想办法劝慰一番、勉励一番了。当然，他也知道要是他们自己出面，是没有多少人卖他这个"面子"的。于是，又请出了卢汉，让卢汉第二次到东北来对他们进行安抚。

第29节：风云突变(6)

这一套，第六十军的大小将领们都十分清楚。记得陈诚刚到东北走马上任独揽军政大权时，下车伊始，就先对"国军"在东北战场的一败再败，哇啦哇啦地发了一大通议论。他不去追究失败的真正原因

（当然他也不可能追究出这样的原因），而是怨天尤人，指天骂地。他于8月份一上任，就屁儿颠颠地跑到长春，把第六十军的军、师及部分团的带兵主官也喊到长春，与新一军的官佐们一起，接受了他的一次"别开生面"的"训话"。

陈诚用天方夜谭式的方法给大家"壮"了一通"胆"，"打"了一通"气"后说，目前"国军"在东北战场的失利，是暂时的。"国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城防坚固，士气旺盛，只要指挥得当，是可以与"共军"一决雌雄，把"共军"赶出东北的。言下之意，那当然就是以前的失败，都是由于指挥不当所致；要是由他来指挥，就可以转危为安，挽回败局了。杜聿明此刻已在上海住院。他就是因为指挥上用心太苦，以致积劳成疾，才住院的。要是让他当面听到了"陈主任"这样的"结论"，即便不当场气绝身亡不用再去上海，也非气昏七日八夜不可。

滇军的"作战不力"，当然更是陈诚埋怨、泄恨的对象。因为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等，都是"国军精英"，蒋介石的"掌上明珠"，不能得罪的。他要显他的威风，唯独滇军是"软柿子"，可以随便揪，随便捏。于是，在表扬了一通新一军之后，他把矛头一转，就直指第六十军，含沙射影地说："我听说有的部队，平时不认真训练，军纪很坏，临阵就乱，一打就败；这还成什么样子！"接着，他就板起面孔大声威胁："以后要是还这样子，我就取消它的番号，把它编掉。到时可别怪我陈某人言之不预！"

这样的"训话"，曾泽生、陇耀、白肇学自然都去听了。这一顿"训"，把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六十军所有与会的带兵主官，

都"训"得瞠目结舌，灵魂出窍。东北战场败得这个样子，他们以为"陈主任"来了会有什么高招妙策，因此一大早就赶到长春等着聆听"陈主任"的"训话"了。可谁知等了整整一天之后，等到的竟是这么一顿臭骂！也太岂有此理了！"陈主任"没有其他起死回生的妙法，却有这样的只知拿"后娘养的"出气的本事，第六十军的大小带兵官们当然个个都不服气。在回吉林市的路上，师、团长们有的发牢骚，有的说怪话，人人不满，个个窝囊，几乎乱成了一锅粥。这局面，陇耀认为正是说话的好机会。自从上次刘浩与他见过面后，他已与曾泽生交谈过好几次。这时，他又忍不住上前对曾泽生说："军座，你看大家这都像瘟鸡似的情绪！可也怪不得大家呀。军座你看，我们就像个小媳妇，过去是杜聿明，现在是陈辞修，哪个婆婆来都可以随意打，随意骂，这还有个好？军座，这小媳妇确实难当啊！"

陇耀的想法，曾泽生早已清楚，生怕他脾气上来说出些令人尴尬的话来，连忙用眼制止他，没让他再说下去。

这次"训话"风波，表面上算是过去了，但因此在大家心中埋下的那种不满、不安、愤懑、恼怒的情绪，一时间是无法消除的。可曾几何时，突然又"关心"起滇军，让卢主席带着"总裁"的"关怀"之意，"慰问"来了？

对老蒋的这一套把戏，卢汉当然比他们领教得还要多还要深刻。另外，随着全国战局的变化，卢汉也已逐步清醒地看到，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几乎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了；如果在这样的時候还对国民党抱什么幻想，那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了。所以，卢汉这一次来，心态已与前次大不相同。他对第六十军广大官兵冠冕堂皇地宣昭了一通"总裁口谕"后，就私下对曾泽生他们说："各位都清楚，局势已日见严重，你们的日子也会更不好过。今后这路该怎么走，就全靠你们自己了。"想想不放心，又更明白地交代："看来，我是顾不上你们了。你们也别再顾虑我了。万不得已之时，你们就各自掌握命运吧。"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曾泽生和陇耀、白肇学他们都感到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事实也是，眼看整个国民党统治都将垮了，谁还保得了谁、顾得了谁呵！现在突然冒出了这么个人人都知道"做不得"的让第六十军"炸水电站"的事来，谁敢不好好掂量掂量？

第30节：风云突变(7)

曾泽生一回到办公室，就看到桌上共产党的"警告书"。他对几位师长、副师长说："你们讲的，怎么都是共产党传单上的话？"

1947年12月25日，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副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致电吉长前线指挥部司令员陈光，让他"写信给曾泽生、梁华盛及以下有关军官，提出无论任何时候，如果他们破坏或奉命破坏小丰满水闸时，则在俘获后将处以极刑，如侥幸逃脱时，则待革命成功后，亦必追回法力"。据此，城工部长李立三起草了《东北民主联军吉长前线指挥部致小丰满国民党驻军全体官兵的信》，与此同时，

《东北日报》也刊登了"新华社评论"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言人谈话"，向第六十军官兵提出了严重警告。刘浩的前方办事处则马上通过各种渠道，把有关内容的各种传单，分送到第六十军各官长手中。

曾泽生早上一走进办公室，就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不许破坏小丰满电站的警告书。他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内线"放在他书桌上的，而且，"监视的眼睛"不准就在自己的前后左右。这一想，不由得渗出一身冷汗。他感到事态严重，马上令人去把师长陇耀、白肇学和副师长任孝宗等召来研究。

自从卢汉说了那些话后，包括曾泽生在内，第六十军的几位高级将领的心理也都已起了微妙变化。有些以前不得不顾忌的话，这时也敢放开来讲了。还像以前每次开会都是陇耀首先"开炮"一样，这一次也是他第一个发表意见。他一听曾泽生说上头有令要准备炸掉小丰满水电站，就大叫：

"两军交战，死伤多少人都没有话说；可这炸水电站，受害的是千百万的老百姓，被活活淹死的将是那些无辜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这丧天良的事，难道我们忍心去做？卢主席说得对，我们要多长个心眼，不能再任人摆布了！"

任孝宗也态度明朗地说："师长说得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年老蒋命令在郑州花园口炸了黄河河堤，说是要用黄河水来阻挡日本人的进攻。可结果呢？日本人的进攻没有挡住，却把数十个县的老百姓淹入一片汪洋之中。那个惨状，至今还历历在目，难道我们还不吸取教训？"

白肇学跟着附和："是啊，那还是对付日本人呢！现在我们是在打内战，是对自己的同胞，怎么可以不计后果，不顾百姓死活，自己破坏自己的家园？"

这也许是第六十军高级将领会议意见最统一的一次。曾泽生听了大家的发言，忍不住说："你们讲的怎么都是共产党传单上的话？"他一边说，一边把书桌上的那几张传单拿出来。"要不要我给大家念一念？"

他这一说，把大家都说得失声笑了起来。

曾泽生神情凝重地说："我找你们来，不是要讨论共军传单的内容，而是要商讨一下眼前这局势我们该怎么办。你们看，一方面是共军无孔不入，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可能都看得清清楚楚；一方面又是上面有这样的命令。大家说说看，怎么处理为好？"

陇耀看大家不发言，又忍不住说："事情棘手啊！要是照老蒋的命令办，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自己将一辈子受良心谴责不说，就是共产党和东北老百姓也饶不了我们。可要是不炸呢，那就是违抗军令，蒋介石就有了杀我们的借口，我们照样没有好结果。我们是得想个两全的办法才是啊。"

当然，"两全"的办法并不是那么容易想的。曾泽生看大家一时也不可能有什么好主意，就说："我看这样吧。白师长先给驻防水坝的胡彦团长打个招呼，告诉他炸水电站这件事关系到千万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一定不可轻举妄动，没有我亲自下的命令，不管是谁下的命令，他都无权执行。同时，还要叫他好好保护水电站的安全，以防有人破坏。这不是怕共产党的问题，而是此事实在太太，我们无论如何不可

掉以轻心。至于违抗不违抗军令的问题，我想现在陈诚也还没有正式下令实施，先不管它，到以后真下令炸时，我们再想办法。”

这办法是不是“两全”，另当别论。但曾泽生告诫大家，现在第六十军正处前进路上的十字关头，对“两边”都不可大意，这一目的应该是达到了。

第31节：风云突变(8)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命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后撤往长春。第六十军参谋长徐树民坚决执行。一阵爆炸声过后，他以为小丰满水电站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

与此同时，中共在第六十军内的地下组织也正在紧锣密鼓地为保护小丰满水电站多方奋斗。

杨重撤走后，第六十军内的地下组织已由孙公达负责。孙公达召集大家研究决定，首先让地下党员、暂编第二十一师参谋主任赵国璋"借故"专程去小丰满察看了一遍，看看电站和水库大坝，哪些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地点和设备，绘成详图，着重防备。其次，各秘密党员都作了周密分工，分头监视有可能参与爆破活动的各军官的日常活动和言行。第三，鼓动一些思想进步、对炸毁水电站特别反对又与水电站驻军平时关系较好的军官，去向他们宣传不能做炸毁电站、当千古罪人的道理。此外，就是不断印发传单，除不断给军、师各级领导秘密派送外，着重给驻防小丰满的五四四团各级官佐派送，让他们认清此事的严重性，警告他们千万不可为蒋介石、陈诚火中取栗，自取灭亡。

第五四五团副团长、地下党员范啸谷曾带部队一度驻防小丰满。有一天，他来到了小丰满，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份，有意无意地对五四四团的主官们说："唉，小丰满是个大宝贝，却也是个大难题。你看，一个小丰满，一年光是发电灌溉，就为百姓创造了多少财富！所以，我们团驻防在这儿的时候，生怕出一点儿差错，总是兢兢业业，日夜防护。可也是个大难题哪！这么一个电站和水坝，关系着松花江流域千家万户的生活和生命财产的安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还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哪个老百姓会放过你，哪个见了不把你撕了喂狗？所以说，难哪！现在倒好，这难题交到你们手上了。你们可千万马虎不得啊！"

范啸谷这话正说到五四四团这些带兵官的心里去了，他们也正愁万一上头真来命令炸坝怎么办呢。

"老兄你还没有听说要炸坝的事？"

"有点风声，但不敢相信。我就是听到风声后才来的。难道真有此事？"范啸谷故作惊讶地大声问："是谁敢如此狗胆包天，胆大妄为？"

"当然是上面的大头头喽！"大家纷纷接嘴。"好了，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了。总之，你老兄说的这些我们知道；不只如此，共产党那边的警告也不能当作耳旁风。所以，就我们自己说，我们是不会炸坝的。不瞒老兄说，共军的传单我们都看了，广播也听了，听他们那口气，可不是吓吓人的。他们甚至说，谁要是敢炸大坝，就是现在逃脱了，将来也要"追回法力"。我们有几个脑袋，敢和他们作这个对？所以，就我们自己说，我们肯定是不会去干这个傻事的。现在的难题是：万一上峰下达命令真叫我们炸怎么办？"

范啸谷说："那也不能炸！刚才你们不都说得挺明白吗？如果你炸了，老百姓饶不了你，共产党饶不了你，就是你死了，世代子孙也饶不了你，会骂得你永生永世灵魂都不得安宁。看目前的架势，国民党是长不了的，共产党是一定会胜利的。共产党那传单决不会是说着玩玩的。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将来他们也真的有能力把你抓回来的。所以这种傻事，依我看，就是宁可冒杀头的危险，违抗军令，也不能干！"看大家都傻愣愣的，范啸谷又劝慰说："再说，人是活的嘛，到时候还怕没有办法？不着急，不着急，需要时多联系，用得着兄弟的地方，兄弟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然而，形势发展之迅速，还是出于一般人的预料。陈诚根本没有什么用，1947年10月后，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起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消灭了大批"国军"有生力量，并切断了北宁路，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就急转直下了。蒋介石闻讯大惊，只得于1948年1月10日亲飞沈阳，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行辕主任兼"剿总"总司令，让陈诚回南京。不久，东北民主联军又相继攻进了辽阳、营口、

鞍山等重要城市，于3月攻克了战略重镇四平街。第六十军在永吉一线也不断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打击，被越来越紧地压入包围中。为免第六十军被各个击破，也为加强长春的守备力量，卫立煌突然下令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和参谋长赵家骧飞抵吉林，布置第六十军马上炸毁小丰满水电站，放弃吉林，撤往长春。

第32节：攻心为上(1)

突然接到这样的命令，不要说五四四团官兵，就是曾泽生也一时没有了主意。此时，陇耀正被派去吉东地区筹集军粮。自从陇耀把与刘浩谈的意思不断传递给他之后，大凡与中共方面有瓜葛的事情，曾泽生都已离不开龙耀的主意。思之再三后，他下令急电把他召回。

陇耀连夜赶回。他先到师部，见部队已整装待发，连忙找副师长任孝宗询问。任孝宗说部队奉命向长春撤退，先头部队已出发了，并说"新掌门"卫立煌已下令实施爆炸小丰满水电站的计划。陇耀明白了，马上跑去见曾泽生。曾泽生说："事情紧急，其他的事不说了。你先看一下卫立煌给我们下的命令。"命令很明了，就是命令第六十军撤往长春，并于撤退时把小丰满水电站和大坝炸毁。陇耀不假思索地说："这命令我们不能执行。我们以前都已讨论过了，小丰满水电站是东北最重要的动力基地，修建它时牺牲了数千东北同胞的生命不说，炸了它造成的牺牲将无法计算。日本人投降时也没有敢把它炸掉，共产党撤退时更是完好无损地留下，我们更不可为了一个毫无希望的目标，而来做民族的千古罪人。"

曾泽生微微点头："这主意是早已定了的，只是你看现在怎么办比较好。"

陇耀想了想说："此事得命令五四四团执行。"曾泽生乃打电话给五四四团团团长胡彦，命令他撤守前一定要保护好水电站的安全，撤守时把电站机房和水坝直接移交给电站的职工们看管。

胡彦刚接完曾军长的电话，就又接到军参谋长徐树民的电话。徐树民命令他坚决执行"剿总"的命令，立即把大坝和电站炸毁。

这一下胡彦有些不知所措了。曾军长以前说过，关于炸毁水电站一事，一定要由他亲自下令，其他人的命令都无权执行。可这是参谋长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他只得赶快打电话请示曾军长。

接到胡彦的电话后，曾泽生思考了好一会儿，授计胡彦如此这般："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你们大胆去办，不会有问题的。"

这真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斗争。曾泽生所授之计，其实与范啸谷他们与五四四团几个带兵官平时所商量和秘密准备的完全一致。简单说，就叫"瞒天过海"吧。一阵爆炸声过后，徐树民以为小丰满水电站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整个松哈平原已成一片汪洋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补给线被切断了，实际上，水电站和大坝都仍完好无损。而这时，徐树民已在长春，甬说想不到"检查"，就是怀疑有人骗他，他也查不了了。因为此后，他们就被困长春，再没有机会了。

第十一章 攻心为上

从在吉林市连遭败绩奉命收缩到长春之后，曾泽生一直处于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之中。开始的时候曾泽生觉得还可勉强支持，可解放军采取"围困战术"之后，日子很快就不好过了。

长春是一座现代化设防的城市。日伪时期，它是伪满洲国政府所在地，也是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市内构筑了许多坚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和特殊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的地下，有许多建有与其相连接的钢筋水泥坑道和地下室。长春近郊也是碉堡林立，到处有堑壕和瞭望台。防守长春的国民党军是东北"剿总"的第一兵团，此刻主要的还有新七军和第六十军两个军。加上一部分地方部队。共约十万余人。在日伪遗留的工事的基础上，国民党军又先后经过几次加修，形成了以核心集团工事同据点地堡群相结合的防御体系。但在解放军的"围困战术"中，这些坚固的防御系统，基本上已失去其应有的威力和作用。

萧华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和"三位一体"的长围久困方针，把长春"围"于四面楚歌之中。

5月份的时候，东北解放军对长春发起过一次攻击。那时，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了第一、第六两个纵队及五个独立师的兵力强袭长春。但是，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上还未能形成绝对优势，同时，对长春这

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攻击也还缺乏经验，加上对当时新变化的长春守军的情况、部署、地形、工事等都还不十分了解，因而，只在外围战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占领了长春西郊大房身机场和一些外围据点，而未能动摇长春市区的整个防御系统。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随即改变了策略，对长春国民党军由原来的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以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久围长困"方针，而把主力南移北宁线首先解决锦州问题，马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33节：攻心为上(2)

所谓"三位一体"，就是：军事上紧缩包围，控制要点，封锁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开展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经济上则主要是封锁敌人空投和与敌人争空投，以及防止粮草进城。

这一招，对长春守军来说，是致命的。围城之初，长春守军还比较嚣张，小股部队也经常出城袭扰和抢粮；又不甘心困守孤城，曾多次组织突围。但在频遭打击而未能得逞之后，嚣张气焰就慢慢低下去了。至9月，围城已达三个月，大小战斗进行了30余次，仅在小股出扰中就已被解放军毙、伤、俘近3000人。

经济封锁更是给长春国民党守军以灾难性打击。围城部队一方面严格控制入城通路，禁止粮食入城，炮击执行空投任务的飞机，紧缩包围圈，使守军粮源断绝，军心动摇。另一方面大力收容接济长春市内外逃的难民。9月11日，解放军东北军区给第一兵团发出《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的指示，要求对阻于长春市内的难民，在10天内分批放完，并做好难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9月14日，东北军区又发出《关于防长春之敌突围及保卫秋收》的指示，指出：解放军主力已在北宁线展开作战，长春敌人可能乘机出击和出城抢粮，以求活命；要求围城部队应以坚决积极持久作战的决心，继续围困敌人，保卫秋收，使群众到手的粮食不让敌人抢去，使饥饿疲困的敌人，得不到新的供应。围城部队有力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几乎是一颗粮食都不让进城，致使长春城里粮食奇缺，粮荒严重，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国民党的东北"流通券"，票面金额一张就是千元、万元。钞票越来越没有用，猪肉卖到2亿多元钱一斤；粮价从6月到9月仅三个月的时间就上涨了700倍，高粱米从每斤几万元上涨到每斤1亿几千万元，到后来，粮价再高也已有价无市，无粮可卖，甚至一个金戒指只能换一只馒头。

蒋介石不时派飞机给长春守军空投粮食。但车薪杯水，无济于事。据美联社分析，要有20架飞机，每天每架空投两次，才能满足长春守军的需要。但蒋介石根本无法做到。开始每天就只有10多架飞机空投一次，以后就更少了，每天只有三四架飞机，加上害怕解放军的炮火高空乱投，很多食品落到解放军阵地或封锁区内，城内守军所得到的就更少了。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剿总”第一兵团还规定，空投的食品大部分要先供给新七军。这一来，可真是天下大乱了。城内国民党军官兵均已饥饿难忍，别说这规定是“狗娘养的”，就是不这样，肚子要紧，饱死总比饿死强，谁还管你什么规定！谁抢到谁就吃，哪个部队抢到就哪个部队私分。因此，有时为争夺空投食品就互相械斗，甚至动用机关枪。结果，使城内国民党军嫡系与非嫡系，也即新七军与六十军等其他部队之间的情绪更加对立，矛盾更加尖锐。

让长春城守军最无法抵御的，是解放军围城部队在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对他们所发动的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担任围城任务的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在司令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的指挥下，在长春城外二十余公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环形封锁圈，而这一正面宽大、双方工事对峙、声息相通的形势，又为解放军发动政治攻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长春城内的守军，只感到解放军广泛而深入的争取、瓦解、宣传、策反的政治攻势，就像一望无际的惊涛骇浪，不可抗拒地滚滚而来。

早在围城之初，东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敌工委员会就已作出《关于全面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决定》，对“政治攻势”特别强调和极为重视。《决定》要求各边沿区分别组成前敌工委，各建制团以上设联络部门，营配联络干事，连建敌工组，以便对敌工工作统一组织、协调和领导。《决定》规定各侦察队、武工队都要接受敌工工作任务；命令各师立即抽调30至50人组成武工队，直接由联络科长领导到前线活动；要求边沿各县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胜利的形势，号召蒋军官兵家属及其亲人劝其放下武器或举行战场起义，设法将各种宣传

品送到城内蒋军官兵手中，并发动他们举行"索夫叫子"运动，争取各村中的蒋军人员一律归来，成为"无黑点"村；开展火线喊话，人人开口宣传，做瓦解蒋军的工作。此外，还专门设立"蒋军招待所"，以招待、处理从长春城内逃出来的蒋军官兵和伤俘等等。接着，第一兵团政委萧华又进一步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要求在"长围久困"中进一步强化政治攻势，以达到削弱敌人的意志，减少甚至瓦解敌军的战斗力，从而以最小的代价夺取长春的目的。

第34节：攻心为上(3)

萧华提出的这一方针，是有强有力的依据的。他在报告中指出：长春守敌的特点，一是部队复杂，有土匪伪军改编的，有云南部队，也有中央嫡系等，相互歧视排斥，彼此矛盾很深。二是长春敌人已断绝陆上供援，成为"孤点孤军"，军事上已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而且，随着解放军给予打击的加重和被围时间的持久，内部困难还会增加，矛盾还会加剧，士气还会越来越低落。三是长春敌人大部分是被解放军歼灭和打击过的，对解放军的声威了如指掌，对解放军的优俘政策也十分清楚；尤其云南部队对潘朔端起义、东北地方部队对王家善起义，都有巨大影响。四是敌人现在的组成已大部分为东北本地的新兵和收编的土著地方武装，与解放区有着若干社会关系，士兵又大部为强迫被抓，对蒋介石心怀仇恨和不满。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攻势能够取得奇效的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萧华还对"三位一体"中，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经济封锁的关系与配合，作了精辟论述。他说：每次军事行动都为政治攻势打开了大门，而同样，每次政治攻势又为军事行动打扫了道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有力的经济封锁，则既依赖于有力的军事行动，又更有效地促成政治攻势的达成，也成为三者中密不可分和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各部都要紧紧抓住这"三位一体"的攻城方针，运用"攻心为上"、"心战为上"的高超艺术，创造各种各样的"心战"方法，与长春守敌打一场"特殊的战争"。

从五个方面进行的这场"特殊的战争"，被国民党守军视为洪水猛兽，也恰恰说明中共统战政策和工作的无比威力。

这一场"特殊的战争"，围绕着五个方面进行和展开：

一、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展开对长春守军的心战，为此，还设立了专门的"党政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

围城之初，市郊的农民和小商贩还允许进城，解放军就采取"夹带"的方法，选择部分可靠的人员，将传单、《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等宣传品，分成小捆小包，伪装成各式各样的商品，让他们带进城去。为了安全，武工队员们还常常直接将他们护送到国民党军的哨卡边，直到他们进入守军防区为止。贩运火柴的商人，进城卖菜的农民，都是很好的"夹带"对象。有些比较重要的宣传品，就让武工队员或党的地下交通直接来往带送。后来，解放军对长春实行严密封锁，来往商贩也禁止放行之，城内守军实行"杀民养兵"政策，许多家庭被洗劫一空，大量居民被驱赶出城。这时，做好难民的收容、教育和发动工作，就成了对长春守敌展开心理攻势的重要内容。围城解放军各部遵照上级指示，尽力省出粮食、菜金、衣物，设立难民收容所，以收容、救济出城难民。收容所工作人员对他们热情接待，供给食用，给医给药，并负责疏散遣送。这样的收容所在长春城四周有几十个。最多时一天就接待出逃难民近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围城期间，解放军共收容、疏散长春难民15万多人，发放救济粮4000多吨、食盐5万斤及大量钱物。解放军这些为民的行动，与城内国民党军害民的罪行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成了最有力的教育和发动工作。难民们纷纷捎信给城里的亲友，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恩德，控诉国民党的罪行，有的干脆就要求参军，或携带宣传品回城散发，做亲友工作，甚至直接去做国民党军的瓦解工作。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长春守军"心战"的力度，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又专门成立了"党政军民联合斗争委员会"，负责这次"攻心"工作。与城外解放军组织严密封锁和不断军事打击同时，他们与城内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通过城内地下组织，发动和组织市民开展反饥饿、夺空投的斗争。在他们的联络指挥下，市民们把家中的存粮"坚壁"起来，用一点，取一点，尽量不让国民党军抢走。5月下旬，解放军攻占大房身飞机场后，长春城内国民党守军的粮食已不得不全部靠飞机空投。与解放军组织炮火反空投一起，市民们也积极参与了"夺空投"斗争；

市郊农民则积极协助围城解放军对长春实行经济封锁，不让一颗粮食、一斤草料、一棵蔬菜流入城内，迫使长春守军陷入内外交困的绝境之中。

第35节：攻心为上(4)

二、模范执行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利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对长春守军进行"心战"。

对突围被俘和其他出城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围城各部队都以模范执行俘虏政策作为对守敌心战的重要手段。他们对俘虏们不但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不侮辱人格，还腾出最好的房子给他们住，省出最好的大米、白面给他们吃，经短期教育后再陆续将他们放回去。对那些实在饿得受不了，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打着小白旗偷出营地来解放军阵地讨吃的，解放军也都来者不拒，热情接待，让他们美美地吃上一顿后礼送他们回去，还叮嘱他们："下次饿了还可再来。"第六十军官兵大都是云南人。解放军就专门选调了一批云南籍干部战士，特别是海城起义的原第一八四师的官兵去接待他们，利用同乡情谊，袍泽之亲，进行现身说法，启发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他们把这叫做"阵地联欢"。后来次数多了，双方熟悉了，连小白旗都不用打了，只要叫声"兄弟们饿坏了，过来要点吃的"就行了。有些第六十军的官兵，就这样"联欢"过几次后，就不回去了；有的回去后不久，就邀集了更多的同乡、战友过来投诚。

长春守敌把此视作洪水猛兽，惊惧异常。为此，他们也采取了许多严厉措施。主要有：一、加强特务控制，每班增配一名"政训员"，暗中监视官兵言行。第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二团三营一连一排的一个班，因不满饥饿发了几句牢骚，被特务告了密，第二天就被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长官郑洞国下令全部枪毙。二、实行"连坐法"，三人编为一组，一人逃跑，另两人受罚；两人逃跑，剩下一人枪毙；每连逃跑三人以上者，连长送交军法处惩办。三、加强反动宣传，"强化"思想控制。要求每个官兵"为党国英勇作战，危急关头要保持气节，必要时杀身成仁"等，还通过《新生日报》、《中央日报》编造"国军"节节胜利的虚假新闻，来欺骗官兵和市民。四、严

厉制裁企图逃跑的官兵。军政人员凡超越哨卡三十米以外，射杀勿论，抓回的逃兵一律枪毙，并组织了十多个谍报队、组，分布长春周围，每组三五人，身带短枪，除刺探解放军情报外，专门负责堵拿枪杀逃兵。除以上四个方面外，还有如：发觉解放军对逃兵要有胸章才准进入，即下令将胸章全部收回不用；解放军前线部队要穿国民党军服的官兵才收容，就下令把外面穿的一套单衣收回保存，平时不准穿，同时下令各哨卡，如无师以上单位发的采买证，一律不准出入，否则各哨卡均得逮捕之；士兵上街没有外出证宪警及纠察队均可逮捕等等。这些"对付共军心战之措施"，如何抵挡得住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呢？相反，这些严厉的措施往往因引起大家的反感而更促使官兵想方设法向解放军投诚。第六十军暂编第五十二师一团二连连长奉命带领全连在长春火车站附近拆毁民房，连里有5名士兵逃跑，他怕被抓去按"连坐法"惩处，干脆带领全连向解放军缴械投降。第六十军一八二师有位姓李的班长因在公开场合说了句"解放军真是仁义之师"。话一出口，他怕被特务告密，当晚就带着全班士兵来到解放军阵地前，要求参加解放军，打回老家去。

三、通过做长春守军家属子女的工作，对城内国民党军展开心战。

国民党当局进行的欺骗宣传，比如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见了钱物就占，见了女人就奸"等等，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国民党军官兵及其家属产生了"恐共症"。为粉碎他们的这种欺骗宣传，围城部队纪律严明，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并做好长春守军家属子女的工作，用实际行动来粉碎他们的谎言。围城之初，住在外地的一些家属装扮成走亲戚、做生意等等的模样进城探望，有的甚至携儿带女从沈阳赶来。久困长围之后，城内的一些军官家属纷纷化装成难民出城，围城解放军对他们都一律以礼相待，一视同仁，明知他们是长春守军的亲眷，也假装不知，及时放行。有的被真正的难民"点水"，有的被投诚的士兵指认，指出某某是谁的太太，某某是谁的家人，解放军也做好这些难民或士

兵的工作，仍把他们当"难民"看待，提供食宿，并按规定发给粮食、路费。其中有第六十军副官处处长张维鹏的太太等。这些人后来就当然都成了共产党、解放军的义务宣传员，告诉他们的亲人：共产党、解放军不但不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而且相反，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人民爱戴拥护的仁义之师。

第36节：攻心为上(5)

四、开展战地宣传，通过战场喊话和散发宣传品，对长春守军进行心战。

战场喊话，是最通用、最简单、效果也最明显的战地宣传方法，是开展心战的主要形式之一。开始时，战士们是用嘴喊，用"土喇叭"喊，后来他们用薄铁皮做成一丈长的大喇叭筒，架在树上或高坡地上喊，还有的制成弯形的铁皮喇叭筒直接伸到敌人的战壕前面喊，既可防备敌人循声打冷枪，又可与敌人"面对面"，效果很好。喊话的内容也从开始时的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等一般的内容，发展成为有针对性的，有具体对象、具体事件，甚至有名有姓的攻心内容，以达到直接有效的攻心目的。喊话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除了解放军的干部战士喊话外，还组织起义或投诚过来的人员到阵前喊话。以后投诚过来的许多士兵说，那真是一个比"四面楚歌"还要令人心碎的场面：每当入夜，解放军阵地上的喊话声就不绝于耳。特别是后半夜，万籁俱寂，清晰凄切的乡音和亲人们的声音，无不深深打动国民党军士兵的心。每当听到解放军中自己以前的兄弟或亲人，叫"弟兄"，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的时候，弟兄们就止不住纷纷落下伤心的眼泪。

在多种形式的喊话中，解放军的师团宣传队还加入了唱歌、奏乐、上课等，显得既充实又活跃。为了对抗解放军的宣传，国民党军也专门组织了"女子政工队"，到前线进行反宣传。但结果，像打擂一样，一次一次的都被解放军打败。

"送"宣传品，是战地宣传的另一重要方法。宣传品的种类很多，如《告东北国民党军书》、《告长春市民书》、《告滇军六十军官兵书》、《告困守蒋军官兵书》、《包围长春漫谈》以及《欢迎蒋军部队举行爱国起义的传单》等等。除了通过回城战俘和来解放军讨吃的国民党军士兵带回去散发外，干部战士们还想出了打宣传弹、射宣传

箭、放宣传风筝等各种方法，把宣传品送到国民党守军阵地。大家风趣地把这叫做"寄给国民党军官兵的"航空邮件"。此外，战士们还开辟了一条"水上邮路"，把宣传品用油纸包好，固定在木板等漂浮器材上，通过流经长春市内的伊通河，将宣传品"送"到国民党军手中。

中秋节前后，围城部队又特地组织了一次政治攻势突击周活动。他们赶制了大量月饼给被围守军送去。月饼中，有的针对第六十军的情况，在夹带的宣传单上写上"中秋佳节月儿圆，抛下双亲在云南，投降起义归故里，弃暗投明好儿男"，有的则根据共同的"思乡思亲"之情，在传单上写上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让大家"品尝"；中秋之夜，"月明星稀，乌鹊南飞"，围城部队又轮流给守城官兵表演了许多节目，有用梆笛和排箫吹奏云南民歌《绣荷包》的，有用苍凉凄惋的声调唱陕北民歌《走西口》的，等等。真是"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哪！这一句句，一声声，一幕幕，怎能不在那些饥无食，喝无饮，亲人天各一方，自己朝不保夕的孤城危城中等待死神判决的官兵中，掀起巨大而悲怆无比的情感波澜！第二天一早，第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五团有37名官兵，新七军第三十八师一一三团七连有26名士兵，就跑过来投诚了。其中，有位把全班都带过来的班长唐国华说："昨晚，你们的歌把我们的心都唱碎了！"

五、对国民党军上层进行策反，是围城解放军心战的一个重点。

策反国民党军上层的主要方法是由解放军领导干部给他们写信和派地下工作人员与他们秘密联系。自从5月下旬解放军占领市郊大房身机场后，长春守军的信件也同粮食等一样得靠空投。这样，就常有一些邮袋飘落到解放军阵地上。这些邮袋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军官兵的家属给他们寄的信件。围城部队选择了其中一些中高级军官的信件，加上一些简短附言或附信，再将邮袋交给隔壕对峙的守军取回。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潘朔端、前方办事处处长刘浩、副处长杨滨（即杨重）等，都借此机会给六十军的各师、团长写了信，晓

明利害，指明前途。外地党组织也通过做他们夫人的工作，让夫人们用给被围的"夫君"们写信的方法，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与此同时，围城部队选择了一些表现好而与守军上层将领关系又比较密切的被俘军官，派遣他们回长春直接策反。节日期间，则由围城部队直接给他们写慰问信。通过这样多渠道多方位的争取教育后，被围蒋军的高级军官们的守城信心也早已动摇。

第37节：攻心为上(6)

这一场攻心战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丰硕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从土杂部队到正规军，从士兵到官佐，从徒手到携带武器，从个人到整班整排整连，向城外解放军投诚的，日夜不绝。据不完全统计，从围困长春开始到长春解放，仅零星和小批逃出城来向解放军投诚的，就有19000多人，约占长春国民党守军总人数的1/5，就是说，长春解放前，每5个守军官兵中，就已有1个逃跑出来投奔了解放军。其中，仅集体投诚的就有57个整班、10个整排、3个整连。投诚官兵携带出来的武器就计有：步枪2952支，短枪267支，冲锋枪69支，轻机枪34挺，六零炮3门，并子弹92000多发，炮弹49发。

当然这些都还是后话。现在锦州已经解放，而解放军"三位一体"的进攻正在步步紧逼，长春守军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已不知怎么救"党国"和救自己了。

曾泽生想不到自己最信任的副官处长竟然是中共地下党员。"一夜征人尽望乡"，郑洞国杀了一个班也无济于事，曾泽生的日子真是难过极了。

在被围的高级将领中，可能要数曾泽生的日子最不好过了。因为第六十军是解放军"心战"最集中的目标，而他们自己又处于深深的无奈与彷徨、惊惧与不安之中。

对共产党、解放军政治攻势的威力，曾泽生早已领教过不止一次。驻扎吉林市的时候，他的第六十军不就几乎全部在解放军政治攻势的包围之中？想当初蒋介石、陈诚命令炸毁小丰满水电站的时候，从他的办公室开始，到下面的几乎每一个班、排、连、营、团，都曾"收"到过解放军的严厉警告和教育，那可是一般的地下工作做得到的？

最让他感到不可思议而又不寒而栗的是，自己最信任的副官处长（杨重）居然也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在云南的时候，他曾怀疑过他，

可被他轻轻遮瞒过去了；不但被他轻轻遮瞒过去，还从此把他当作亲信不断予以重用，想来真是好笑。当然，讲人才，杨重还是一流的。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杨重那次参加东北保安总部组织的"校阅团"回来后的情况介绍。当时他介绍了"视察"廖耀湘兵团所部及保安部队各部所得结果之后，还特别介绍了他专程赶到凤凰城爱阳边门一带察看到的解放军伏击、全歼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的惨状。他对大家说，解放军的那次伏击战确实漂亮，特别是他们的"口袋"战术，不可小觑。接着他就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解放军漂亮的伏击战和"口袋"战术来，一会儿说当时的战况多么酷烈，一会儿又说解放军用兵如何神不知鬼不觉，一会儿说解放军那些当兵的如何不怕死，一会儿又说当地老百姓怎么死心眼拼命协助解放军作战，并说直到他们去察看时，那儿还破车破炮满山遍野，尸臭血迹可闻可见，说得当时在场的军官个个目瞪口呆，心中生畏。曾泽生当时就直纳闷，杨重为什么对其他的情况介绍得都很简略，偏偏把这场失利说得这么详细，并且把解放军说得那么可怕，把第二十五师的被歼又说得那么恐怖呢？事后，他也曾提醒过杨重：关于"国军"的有些失利，以后不宜在弟兄们中间过分渲染。杨重说，那是为了让大家多提高点警惕性。这说法当然似是而非。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杨重已"不告而别"，不久听说他已到了解放区，后来又听说他已与刘若坚一起在解放军那边当了前方办事处的正副处长，曾泽生才恍然大悟：原来，杨重这是有意借机来灭"国军"的威风，而长"共军"的志气！但是，他的"阴谋"虽然已被揭穿，可已经产生的动摇军心、涣散斗志的影响，却是再也无法驱除。

而让曾泽生更加头痛的是，改名叫杨滨之后的杨重和改名叫刘浩之后的刘若坚，最近又一起不断给第六十军的带兵官写信，并直接把宣传品寄到了他的办公室，弄得第六十军上下人心惶惶，也弄得他坐卧不安，六神无主。

曾泽生一直在想，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而共产党会胜得这么顺利，这么光荣？别埋怨杨重说解放军战士如何勇敢，

当地老百姓如何支持，是有意鼓动、宣传，那决不是什么空穴来风。他一直不解的是：为什么共产党做得到，而国民党就是做不到？就说这一次第六十军从吉林市仓皇撤往长春吧。由于"走"得窝囊匆忙，竟丢下了三四十名中下级军官的家属和小孩未能带走。当时大都担心：他们是必死无疑了。可不是么？当年蒋介石不是对卢汉说，如果出现什么什么的话，就要小心云南的亲人甚至祖坟么？当年何键在湖南，不就真扒了彭德怀的祖坟了么？可后来听说，他们全部被解放军收容了。解放军不但没有虐待他们，更没有屠杀他们，还很好地照顾了他们，为他们安排了食宿，并将他们全部安全送到了长春。更不可思议的是，解放军还帮助第五十二师师长李嵩的兄弟李泰然的妻子找回了失散的孩子。尽管曾泽生此刻还不知道李泰然与妻儿团聚之后，在给解放军前方办事处刘浩他们写的信中说："国民党使我妻离子散，共产党让我全家团圆；国民党抓住共产党的家属，不是扣作人质，就是枪毙活埋；共产党收容我们的家属处处优待，解放军真乃仁义之师，国家忠良。"并表示他今后决不再干坏事，绝不再去打共产党，一定要争取早日投靠人民，站到人民一边，还连续给解放军送去了许多长春守军的重要军事情报。可曾泽生不问也知道，他们这些人会是一种什么心态，也知道共产党此举在第六十军内所起的"摧毁"作用，是他曾泽生再怎么努力也将无法修补的。而事实上也正是，那批家属安全到达长春后，就都公开地毫不顾忌地为共产党、解放军做了义务宣传员，使解放军的这一美举在国民党军内成为佳话。

第38节：攻心为上(7)

倒过来，国民党呢？就说张冲吧。张冲是滇军的著名将领，曾担任过滇军第一八四师师长、第六十军代军长和新三军军长，资格比曾泽生还老，这是滇军中几乎人人都知道的。张冲"投共"到东北后，出任共产党的松江省政府副主席。他曾致书滇军中的旧部，希望他们能及早觉悟，回到云南人民当年护国讨袁的光荣传统上来，站到人民革命的一边，共同反对祸国殃民的蒋介石。蒋介石一看，不得了了，天要坍了！他一方面连忙下令在滇军中清洗张冲的旧部，一方面却又极力宣传：张冲是被共产党"骗"去的，"上当"了，在共产党那边只是个有职无权的"摆设"，早就已经"后悔"了等等。在海城起义的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和在梅河口被俘的师长陈开文呢？国民党宣传：潘朔端师长起义后被软禁监视，陈开文师长被俘后被戴上了脚镣手铐等等。结果呢，总攻锦州前，第九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师在锦州外围义县被歼，师长王世高和副师长韩润珍双双被俘。被俘后，解放军把他俩一路优待照顾，送到哈尔滨，亲见了张冲，随后又见到了陈开文，谁都好好的，陈开文既没有戴脚镣手铐，张冲也当着他的实权实职的省政府副主席正忙得团团转；同时还了解到潘朔端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正在前方指挥打仗。他们同张冲作了长谈，说到了国民党宣传的那些内容，好不被张冲狠批了一顿，批评他们这样的无稽之谈竟然也会相信。于是，王世高和韩润珍就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些真实的所见所闻告诉给了滇军弟兄，不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而且其所起的冲击作用，任你国民党大大小小的报纸花多少力气都无法抵挡、抗衡。

曾泽生不由长叹：唉！难道这就是国共两党本质之区别、宗旨之不同？

陡地，曾泽生又想起了那一个班枉死的滇军兄弟。那是暂编第二十一师二团三营一连一排的一个班。他们不过是因饥饿和对食品的分

配不公发了几句牢骚，"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听了特务告密后，不问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第二天就派了一个排，没有通知他这个军长，也没有通过第二十一师陇耀师长，更没有与第二十一师的任何一个团、营军官打过招呼，就直接跑到那个连的驻地，把那个连的一排长和那个班的士兵全部逮捕，随后又不顾曾泽生和陇耀的解释、保释、请求和申诉，下令将他们全部枪杀。这是"革命同志"？这是"患难弟兄"？不仅如此，郑洞国还大骂曾泽生和陇耀，说他们平时不好好管束部队、严肃纪律，出了事还不知道法纪所系，竟来为他们求情，气得陇耀当即向他递了两个辞呈。"自己人"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遑论其他？这与共产党、解放军的作为，又何止相去霄壤！

关于国共两党诸如此类的问题，自从陇耀把与刘浩长谈的内容不断转达给他之后，他的脑子里是不止一次地在自问，在打转了。但由于问题太大，要认识清楚也确实太难。

想着，曾泽生又拿出那些刘浩、杨重还有其他人寄给他的宣传品，翻看起来。其中有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告困守长春滇军官兵书》等。宣传品中的许多段落，他几乎都会背了。如其中所说："滇军初抵长春，人地生疏，生活必多困难。新七军先在为主，难免不存歧视。你们处境危急而又窘迫。"又如："现在你们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依照上级意旨打下去，"战不死，即被俘"，不会有更好下场；不打即是违抗军令，必受严重惩处。"又说："你们被蒋介石欺骗，离乡背井来东北参加内战，是毫无出路的"，"两年来已经吃了多少苦头！""平时新七军事事凌驾于六十军之上，郑洞国也根本不把六十军放在眼里，只知让他们当炮灰，却不给起码的尊重和关怀....."说心里话，共产党和解放军说的都是实情，甚至都是站在滇军角度说的，一针见血，打中要害，并无半句虚言。而现在长春城内粮荒日甚一日，生计已很难继续维持，加上蒋介石对第六十军和新七军又在政治上、生活上不能同等对待，空投食品大部分供给新七军，新七军还能吃到大米饭的时候，第六十军已经只能吃掺有大豆的高粱米，新七军吃高粱米

的时候，第六十军已经常断炊了。而最近都已到更加无以为继的地步.....这该怎么办呢？

第39节：大趋势(1)

面前摆着的长春是这样一座即将气绝的将死之城，自己率领的第六十军所处的又是这样一个处境，怎么办呢？打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可不打，真的如陇耀已多次暗示的"弃暗投明"，那自己又将是一个什么形象，第六十军又将是一个什么结局呢？

难哪！第六十军有数万云南子弟啊！

第十八章 大趋势

卫立煌和那么一大批东北的军头政要，背着周福成，把那么份"党国"大业和一座将死之城丢给了他，周福成自己竟还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晓，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傍晚，周福成得知卫立煌等已经逃走，不由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这也太岂有此理，太岂有此理了！作为总司令长官，卫立煌未留片纸只字就不告而别，这不是临危脱逃，对"党国"背叛么？这样的人，非告他不可，非告他不可！周福成控制了一下情绪后，就坐下给蒋介石发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

特急（2007密）

大总统钧鉴：

卫立煌总司令于30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尚好。敌屡攻未逞。恳火速补济给养、弹药。谨稟。

53A周福成卅晚。甲电。

电报拍走后，周福成尽管恨意未消，心情则立马好了一些。

别看周福成心急如焚，火冒三丈，从电文中可以看出，他的用心还是十分仔细的。他一方面要"参"卫立煌，但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参"得得当，是得费一点心机的。因为他知道，和自己比，卫立煌毕竟不但是名将，而且是老蒋的爱将，自己则是老东北军，不管怎么说都与蒋介石"隔着一层"，说话应该把握分寸，"点到"即止。而同样，他一方面要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表功表忠，但同时也不能过分夸

口，不能过分拉卫立煌垫背，所以也只"尚好"、"未逞"地留有余地，而用明知已无法实现了的"恳"请"救济"来表示自己与沈阳共存亡的态度与决心。

对周福成的良苦用心，蒋介石当然一看就明白了。周福成这是用他的忠诚向他邀功请赏来了。不过，从内心讲，蒋介石是十分嘉许周福成的这种精神的。说实在，这年头，能做到像周福成这样的，还有几人？于是，他当即回电周福成，让他"代理"卫立煌的职务，明确指示："地方一切事宜由周负责，坚守沈阳，以待援兵。"

有人也许会暗暗发笑：事都既已至此，何必还说这样的空话？"救济"都已毫无办法，哪儿还能"待"什么"援兵"？

可对周福成这样的人，蒋介石了解得透彻。他既有此心，自己又何必拂他的意？就算是对他电"参"卫立煌的一点"回报"，也得给予大力鼓励呀！至于"代理"不"代理"，升官不升官，周福成又不是傻瓜，他还不知道自己与沈阳都已死路一条，就是封再大的官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蒋介石清楚，哪怕已行将就木，只要在闭眼前能看一眼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像周福成这样的人，也是会感到无上荣光，无上慰藉的！那么自然，他也就会再为你作一番大大的垂死挣扎。所谓活而有光，死也哀荣嘛！再说，沈阳是中国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如果落入共产党之手，那就马上会使共产党如虎添翼，在以后的对垒中将对国民党更加不利；而要对沈阳执行"焦土"一类的政策，没有像周福成这样的人物，旁人很难办到。因此，在表示奖慰勉励的同时，蒋介石又在电报中特别强调："如战斗失利，兵工厂切不可资敌，定要彻底破坏。"随后，蒋介石又下令："东北总司令卫立煌尽疑不决，坐失良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似乎也是对周福成的肯定和鼓励。据说不久后卫立煌潜港隐居，他的秘书用"唐人"的笔名写了那部《金陵春梦》，把蒋介石好不"胡扁"了一番，就与此"查办"有关。

周福成召集紧急军事会议，许赓扬不去参加，还命令封锁了与第五十三军的通道。赵国屏要为周福成争取与大家一样的"光明前途"，

周福成却拍桌子大骂："再说，就要对不起你了。"

周福成接到蒋介石的回电后，兴奋不已。不管这"交椅"烫不烫屁股，他日思夜想中的那个"咱也坐坐这把交椅"的美梦，总算以"代理"的身份实现了。他立即摆出一副拯救"党国"大业舍我其谁的姿态，决定于晚上8点在兵团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第40节：大趋势(2)

拟议中准备通知出席会议的有第八兵团参谋长蒋希斌，有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军参谋长郭显荣、师长王理寰、刘德裕、张儒彬，以及东北守备第二总队总队长毛芝荃和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等八人。但是，当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屏奉命打电话通知许赓扬到兵团部开会时，许赓扬却推来推去怎么也不愿意出席。

周福成在旁边听得不耐烦了，接过电话说："找你来开会"是卫总司令的旨意。卫总司令有重要任务要交给你。你赶快来一下，我派人到大北门边接你。"周福成的意思是，你许赓扬不是第五十三军系统，我这个第八兵团司令官在你眼里不过是个摆设，但"卫总司令"的账总得买吧。可许赓扬对"卫总司令"也不买账，说："前方的情况紧得很，实在离不开，有什么任务就请在电话上说吧。"气得周福成什么也不说就把电话挂断了。

"代理"伊始，就先碰了个小小的钉子，不免让周福成恼恨交加。此时他还没有想到许赓扬百般推阻，是因为已与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之故。原来，许赓扬派人与解放军频繁接触，早已引起暂编第五十三师内国民党特务的密切注意。特务们密报了卫立煌。卫立煌过去对许赓扬是很信任的。但对这种没有商量余地的"叛逆"行为，而且已有人举报，他当然也不能听之任之，包庇不管。因此，他亲自打电话给周福成，让他注意："据报，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的态度可能不稳，请你注意考察并提高警惕。"这么重要的"动静"，当然也逃不过许赓扬的耳目。所以，连日来许赓扬步步小心，轻易不出营门。何况，这时他的联系人已与解放军接上关系。而且，他已得知此刻卫立煌已经离沈，赵国屏一打电话，他就认定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而周福成说是"卫总司令的旨意"，就更让他认定这是周福成想以"开会"为借口，把他扣起来了。因此，任你怎么说，他就抱定一个主意：决不离开军

营。不仅如此，为了预防周福成的突然袭击，他还立刻下令封锁了大北边门的通路。

得知许赓扬不但不来开会，还下令封锁了大北边门，周福成不由大惊。他立即想起了卫立煌告诫过的许赓扬"可能不稳"的话，不由惊出一身冷汗。糟糕！还以为他是不买自己的账，一时之间竟把这么个茬给疏忽了。他娘的！要出大事了！一着急，他也不等刘德裕、张儒彬两位师长来到，就急忙宣布会议开始。

这样的会议，其实已不可能有更多的内容。无非就告诉大家"我周福成已坐上东北的这把最高交椅，你们都要好好听我的指挥"罢了。因此，他先把许赓扬的那茬子事隐在心里，给大家念了蒋介石的电令后，就让大家发言。

"总统电令"的最后两句话是：

"责成由周监督，固守待援。"

大家心里明白，所谓"固守待援"，完全是蒋介石的骗人鬼话。沈阳都已这个样子了，还有什么"守"可"固"，什么"援"可"待"？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言"可"发"了。大家只有一个思想：不想等死，就只有起义。但看周福成的样子，似乎还在"代理"的兴头上，还在"固守"的态度上，没有一点可以考虑的余地。于是，大家只好你看我，我看你，一言不发。周福成急了，就指着副军长赵国屏，要他先说。

此刻的赵国屏，内心正焦烦着呢！自从27日送李书城出前沿阵地去与解放军联系后，直到此刻还没有消息，下一步具体的到底该怎么走，他也心中无数，所以，好不烦心！当然，他知道，不管与解放军联系的结果如何，"起义"是不能再动摇了的。现在沈阳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卫立煌跑了，周福成"代理"成第一把手了，留给沈阳的也就更"来日无多"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起义"，还有什么"固守"之类的言可发？因此，不管周福成的态度如何，也不管自己说出"起义"二字后结果将会怎样，他认为，这已是最后一次机会，无论如何得把"起义"的想法公开出来，一以告诉周福成，最后再争取他一次，一也为与

下面的师长再作一次沟通。除了王理寰之外，其他的师长他都已取得一致意见，而王理寰的副师长夏时也早已态度明确。他相信，这已是大势所趋，你周福成再顽固，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于是，他也就毫不隐讳地说：

第41节：大趋势(3)

"让我说，我就说。不过，不管我说得中听不中听，你们都得让我说完。"

他扫了大家一眼，见没有明显态度，就亮声接着说：

"现在沈阳的情况，我不说你们也已清楚：第一道工事已被全线突破了。第二、第三道工事呢，眼看也守不住了。共军节节进逼，一部已接近大北关和铁路以北地区，已逼近旧城。现在大家也已看到，许赓扬"投共"的态度已经明朗了。也就是说，第五十三师的防区，等于已向共军打开。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共军只要来个一点"突破"，再来个左右转，我们就全给人家包饺子了，也就是说，共军已根本不必再花什么大力气，就可以把我们全军"活吞"了。那么明摆着，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我与刘师长、张师长他们都已交换过意见，这个仗我们不能打了！"

周福成越听越不成话，再也听不下去了。在此"党国"生死存亡之秋，正需要大家效劳效命效忠激励打气的时候，你一个堂堂的副军长，怎么能说出这些蛊惑人心动摇军心的丧气话来！他气得满脸通红，两眼冒火，没等赵国屏说完，就"砰"地一声拍了桌子，怒不可遏地大叫：

"怎么能这样说？再说，我就要对不起你了！"

事已至此，赵国屏也就一不做二不休了。他毫不退让地说：

"我知道你这人的脾气。你要对不起我，我相信你也做得出来。不过，要是怕死，我也就不和你说这些话了。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起义已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五十三军内已有多少人与中共有联系？除了五十三军外，五十三师许赓扬你已经知道了，还有沈阳市第二守备总队、沈阳市民众自卫总队、沈阳市警察总队，都已与共产党有联系，你知道吗？沈阳市政府办公大楼28日就已被自卫总队查封了；他们还已经派人控制了广播电台、电报大楼以及物资

仓库等要地，你知不知道？昨天，他们还出动了四辆卡车，每辆车上十多人，举着“维护治安，拥护和平”的大字标语，在市内沿北市区、小西区、南市区一路游行宣传，你知不知道？这些都说明，除了你以外，沈阳的军民都已不愿打了。我现在和你说这些，是为了你，也想为你争一个与大家一样的光明前途。你要对不起我，那是你的事，可你也不一定能奈何得了我。”

听赵国屏这样一说，王理寰恍然大悟。他和王化一他们多次商谈起义问题都没有邀赵国屏参加，那真是误会了。唉，早点把心胸放开一点就好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王理寰想到，反正现在卫立煌已走，他也已可以毫无顾忌地干了。于是，猛然离座，大步走到门外，对赵国屏说：“副座，请出来一下，我有话说。”

赵国屏向四周看了一下，他的随从兵都站在门外严阵以待，就到门外对王理寰说：

“你说吧。”

王理寰压低声音说：“我已知道你的意思。现在事情紧急，别的我也不说了。现在最要紧的是不能让周福成把咱们都扣起来。为防不测，我先回去做些准备，这儿就交给你了。”

赵国屏也想不到，他以前担心没有把握的王师长，原来态度竟如此坚决明朗！他不由大为欣喜，连声说“好”，并叮嘱他回去后马上把这儿的情形告诉未曾与会的刘德裕、张儒彬两位师长，候命行动。

王理寰匆匆走了。赵国屏回到屋里对周福成说：“司令官，王师长说他回去马上就要行动，在门外的杨副官也听到了。你不信问问他。”

杨副官是周福成的贴身副官。他证实赵国屏说的的确不假。

赵国屏又说：“你要不信，还可以再问问你的连襟夏副师长。他们第一三〇师早已有中共代表在那里谈判了。”

周福成的连襟、第一三〇师副师长夏时（字时之）是王凤起的好朋友，又是王凤起的陆军大学同学，同时与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也有同学之谊，所以王凤起一到沈阳就先做他的工作，并

想通过他进一步做周福成的工作。夏时自己的态度比较积极、明朗。但他深知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而自己仅仅是一个副师长，非到兵临城下，不能有所作为。所以答应时机一到就同解放军联系，并希望能得到万毅一信，以昭信守。后来万毅给他写了信，满足了他的要求，他也从那时起就决定走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第42节：大趋势(4)

赵国屏随手叫通了夏时的电话，对着话筒说："是时之吗？我把大家的意见向司令官说了。他大发雷霆。我若再说，他就要对不起我了。你们可以把你们那边的真实情况向司令官说一下。"

周福成接过电话，没听几句，就把话筒一摔，倒在沙发上说：

"赵国屏，你把我坑了！"

过一会儿，周福成又倏地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大声说：

"我不用你们，我自己指挥！"

他打电话给第三十师师长张儒彬，开口就说："你们是不是也不打了？"张儒彬说："谁说不打了？枪还在响呢！"接着又说："司令官，不是我们不打，而是打不了啦。现在全线都在后退，真的是打不了，不能打了！"

"他妈的，你这是要我呀！说了半天还是不打？"

周福成这下子真有点找不到北了，恨恨地骂了一句又倒在沙发上。"赵国屏啊，"他无力地又说了一句，"你可真对得起我啊！"

赵国屏看看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说："司令官再考虑考虑吧，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对周福成，大家都没有死心。可连襟夏时去见他，还没有开口就被他押了起来，还说，即便把沈阳变成焦土，他也不投降。

赵国屏出来后，转到另一屋去给苏炳文打了个电话。苏炳文是周福成任团长时的旅长，后任"剿总"中将总参议，也是死马权作活马医吧，他把今天的情况和他说了说后，就请他再去劝劝周福成。

王理寰回到师部后，一面布置部队准备随时行动，一面也仍想着周福成。他对周福成的顽固虽然非常气愤，但毕竟是自己多年的老上级啊，内心对他还是驱除不了深深的关怀之情。他向夏时副师长谈了会议的情况后，对他说："你们是连襟，看在亲戚的面上，周福成或许能听你的规劝，你就去看看他吧。"夏时说："我已经在电话上对他说

了，他把电话都摔了，恐怕我去了也劝不好。”王理寰说：“死马当作活马医，总不能见死不救啊。再去试试吧。行，当然最好；真不行，我们也算尽到心了。”夏时于是乘车进城去见周福成。可是，他刚进入周福成的屋子，就被周福成用手指着鼻子大骂：“你不是和王理寰一起造反了吗，还来干什么？”说着，不容夏时说话，就朝“左右”大喊：“来人哪！给我把他先押起来，等完了事一齐再办！”卫士们当然不敢不从。夏时还没有来得及讲一句话，就被周福成的卫士们七手八脚地拖到副官处看出来了。

这时，“剿总”总参议苏炳文会同沈阳市商会会长卢广绩也一起来了。他们是应赵国屏的邀请，来“医”周福成这匹“死马”的。周福成一看就已心中有数。见了面，也不等他们开口，就先发制人说：“你们来了正好。其他的话，你们都免开尊口。我是要坚决打下去的。卢广绩，我命令你们商会马上拿出10万条麻袋来，以便装填沙土用做堡垒。告诉你们，即使沈阳保不住，我也要把沈阳变成焦土！”

卢广绩和苏炳文气得二话没说，回头就走。

然而，大家对周福成还不死心，或者说，大家想借此已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逼周福成就范。第二天，也即10月31日早晨，国民党知名人士王化一、胡圣一、赵毅、苏炳文和第五十三军的几个师长，又去兵团部找周福成。任凭大家说什么，周福成就是一言不发，只气狠狠地用目光不断扫视他的卫兵，似乎还想采取什么不利于大家安全的行动。王化一一见苗头不对，就机警地对周福成说：“你要知道，今天沈阳市内全体人民和军队、警察都已团结一致，连你自己掌握的部队在内，完全同意迎接解放军入城，你要自己考虑一下，你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

周福成愤怒地站起来，向着他们几位师长说：“敢？”紧接着又说：“你们都当着我的面给我再说一遍，你们到底是什么意见？”

王理寰先坚定地说：“大势已去，已无法再打。我这个师长不能再无辜地替蒋介石牺牲，决定放下武器。”

其他两位师长也随即附和："是啊，没法再打了，我们也不打了。"

第43节：大趋势(5)

至此，周福成才终于确信自己真的已是孤家寡人一个，不由脸色大变，颓然跌坐下去。

很久，他才低着头木然地说："那好吧。既然如此，你们就给我安置个地方吧。反正，我是至死不会投降的。"

许赓扬与解放军达成了起义协议。但青年军第二〇七军二旅五团突然变卦。许赓扬不得不先解决内部问题，暂停起义行动。

就在王化一他们还想医周福成这匹死马的10月31日拂晓，暂编第五十三师特务连连长张光，奉师长许赓扬之命，再次前往解放军控制地区，在有关人员的引导下，到辽北军区指挥部驻地，面见了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治委员陶铸和政治部副主任王振乾。

辽北军区领导提出，暂编第五十三师必须在其防御地区内，为解放军让开一条通向市中心的道路。如果五十三师同意这一点，就可以派正式代表来辽北军区前线指挥所进行正式谈判。张光马上赶回来向许赓扬师长作了报告。许赓扬高兴万分，下午即派暂编第五十三师作战科长张社民为正式代表前往辽北军区前线指挥所，同解放军辽北军区副司令员赵杰开始正式谈判。

谈判中，辽北军区提出了六项条件和两项规定。六项条件是：

- 一、承认暂编第五十三师三个团起义；
- 二、临时配属暂编第五十三师的部（分）队也要放下武器；
- 三、占领机场；
- 四、控制战车团；
- 五、逮捕国民党在该师的军政要员和特务头子；
- 六、保护一切公共建筑、机关、资财、仓库等，保护工商业，维护市内秩序。

两项规定是：

- 一、起义时间为当日（10月31日）黄昏后；

二、起义部队人员颈部围2尺长、4寸宽白布条为记号。

第五十三师代表张社民表示完全接受解放军辽北军区提出的6项条件和两项规定，并交出《沈阳城防兵力部署详图》。与此同时，他们也提出保证全师官兵生命财产安全、起义后保留原建制等要求。辽北军区首长经研究后，也均予以同意。

尔后，双方就如何协同作战的具体方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为履行谈判协议，更好地配合作战，双方还商定了互派代表的办法。

10月31日黄昏，第五十三师作战科长张社民、特务连长张光，带领辽北军区代表、联络科副科长银于申，一起来到了第五十三师指挥所。张社民向许赓扬汇报了谈判经过和达成的协议后，许赓扬非常高兴。银于申对许赓扬说："我代表辽北军区首长，欢迎你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许赓扬表示了感谢，并立即派副师长徐继章作为第五十三师驻辽北军区的代表，前往辽北军区。

31日晚8时，许赓扬召集了全师军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所属三个步兵团团长，师直属部队的营、连长，以及配属第五十三师指挥的第二〇七师二旅五团团团长、重炮营营长、坦克营营长、装甲列车分队分队长等。

会上，许赓扬首先介绍了作战科长张社民代表第五十三师与解放军辽北军区谈判起义的经过和达成的协议，然后询问大家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军官全都表示赞同。许赓扬又专门个别询问了副师长谢树辉、第二〇七师二旅五团团团长陶毅有没有意见。大势所趋，整个事情都已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程度了，谁还敢再有其他什么意见？即便有，也不好当面张扬啊！所以，他们两人也都爽快地表示了"服从命令，拥护起义"的态度。许赓扬看大家都没有不同意见了，就当场宣布暂编第五十三师起义，并按谈判的协议内容，对如何协助解放军进城和各分队在起义中的行动作了布置，要求大家立即回去按命令执行各自的任務。

散会以后，大家回到部队，又都很快打回电话向许赓扬报告，说所属官兵都表示愿意跟随师长弃暗投明。许赓扬更有了一种大功告成的喜悦和激动。

晚10时，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暂编第五十三师开始沿沈（阳）铁（岭）公路的二台子、沈海车站、大北边门一线防区，为解放军攻城部队让开了一条道路，并向重炮、坦克、装甲列车分队派出参谋人员，对他们的行动实施监视和控制。

第44节：大趋势(6)

但是，正当起义行动按统一部署顺利进行时，青年军第二〇七师二旅五团团团长陶毅，却突然变卦。他违反自己已然许下的诺言，除打电话给许赓扬，大骂许赓扬"背叛党国"等等，声明自己决不参加起义之外，还表示自己决不听许赓扬指挥，而要听第二〇七师师长戴朴的指挥，坚决抵抗到底。

这真是无耻小人！许赓扬接到电话后不由吃了一惊。这倒不是因为陶毅的突然变卦，而是因为东陵是从抚顺进入沈阳的要道，而陶毅的第二〇七师二旅五团就驻扎在东陵的制高点天柱山上。天柱山上筑有永久性工事，子母堡、明暗堡、地雷场等，不但构成了天柱山的立体工事群，还组成了交叉和纵深火力网，难攻易守。现在各部都已开始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已按计划开始开进，如果突然遇袭，后果将不堪设想。

许赓扬十分气愤。你小小一个团长居然出尔反尔，妄想螳臂当车？他火速下令靠近陶毅团的第五十三师二团团团长李培根：暂停撤出阵地；陶毅团已变卦反水，立即以炮火压制、摧毁陶毅团！与此同时，通过派驻代表徐继章，把情况火速通报给了解放军。李培根也为陶毅的出尔反尔大光其火，马上下令团迫击炮向陶毅团阵地实施持续轰击。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第三师得报后，也立即向东陵主阵地发起了猛攻。在各部夹击中，陶毅团终于投降，陶毅本人也当了俘虏。

31日晚10时30分，辽北军区部队按照预定的时间通过了暂编第五十三师让开的通道，向沈阳市区发起了攻击。

王理寰几管齐下，也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他发自内心地对解放军代表说："如今，我和全师官兵已认清形势，愿意投奔解放军。"

这时，第一三〇师的起义，也已到"万事俱备"的阶段。

昨日傍晚，王理寰和赵国屏打了招呼，从兵团部匆匆赶回师部后，立即开始了部署布置。王理寰做事还是果断的。那天在"扣卫逼

周"的会议上决定请冷太太王佩青出面与解放军联系后，情况也与赵国屏让李书城出城联系差不多。以前出防区到解放军那边去联系，由于王理寰精心安排，冷太太又配合默契，每次都还顺利。可是，这一回冷太太急如星火地要往外走，几次冒险奔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都因事先无法联系，被解放军的猛烈炮火打了回来。

这也说明，当时从事地下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和复杂！

事到紧急关头，冷太太却不能及时赶回解放区报告并与解放军取得联系，这可真把王理寰急坏了。他的第一三〇师是全副美械装备的师，是第五十三军中装备最好、训练最好、编制最完整、也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师。第一三〇师的行动，将直接影响第一一六师和第三十师的行动。如果第一三〇师不能联系成功，并因此影响全军的起义行动"前功尽弃"，那就太遗憾了。左思右想之后，他只好请自己的一个旧交，找在中共沈阳工委领导下做地下工作的沈阳第二中学历史教师王襄忱联系。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碰碰运气的做法。因为王理寰并不确切知道王襄忱是不是就是共产党，也不知道就是真共产党的话，如此冒昧的要求，他有没有接受的可能或权利。因此，他的那位朋友找到王襄忱后，也只有悄悄地试探性地说：

"王理寰师长渴望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但苦于没有人搭桥。听说你是从解放区来的，那边一定有些熟人，能否请你帮忙给挂个钩？"

突然听得，王襄忱不觉悚然：他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且提这样的问题？

可转念一想，这么个大事可不能一推了之。他想了想，就可进可退地答道："我和"那边"没联系；不过，我可以给你托个人问问看。"

当晚，王襄忱就去找领导人刘光亚汇报了这件事。党组织连夜进行了研究，认为时间紧迫，已没有其他考虑余地，只能在"见面与谈"后才能确定，乃决定立即组织以刘光亚为首的五人小组，同王理寰

进行面对面的洽谈。事不宜迟。商定之后，他们就匆匆赶往第一三〇师师部驻地沈阳市惠工广场附近的一座四合小院。

第45节：大趋势(7)

一见面，王理寰就发自内心地对他们说："鄙人代表一三〇师全体官兵，向贵党贵军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本人是辽阳人，"九一八"事变前在沈阳做过小学教师，事变后投笔从戎，从大兵当起，直到当上师长，戎马半生，备尝辛酸。如今我和全师官兵已经认清形势，愿意投奔解放军。今后我宁愿解甲归田，也绝不残害百姓的罪人。"刘光亚他们又问了一些其他问题后，认为第一三〇师要求起义是可信的，也就真诚地说："王师长，你知道共产党光明磊落，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我们会按政策办事的。一切请你放心。我代表共产党、解放军对你和你的部队弃暗投明表示欢迎。"接着，他们就具体谈判了一些条件。谈判完后，刘光亚提出由王理寰立即用电话向所属各团、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王理寰当即照办。

王理寰还不放心，在与刘光亚他们谈判的同时，又派遣少校参谋邢振乾出城直接与解放军联系。这一招也与许赓扬的办法相似，果然成功。30日上午9时，也即王化一他们几位上门再次劝说王理寰立即"扣卫"王理寰没有同意刚走不久，邢振乾已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回来了。他带回了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管松涛、副师长罗春生给王理寰的一张亲笔信条。内容是：

王师长：

来信收悉。兄等深明中国大局，以此义举，实为敬佩。我们以一部暂住飞机场，但绝不发生误会。特此敬复，并致敬礼！

管松涛 罗春生

1月30日

而同时，刘光亚这时也通过第一三〇师阵地到了虎石台，与解放军独立第四师取得了联系。他们把第一三〇师的情况向四师首长汇报后，师领导马上打电话向辽北军区作了请示。根据辽北军区的指示精神，他们向第一三〇师提出：不准放枪，让出阵地，收缴武器，向指

定地点集结；同时，请中共沈阳市工委城工部联络员送给解放军各部队一个通知，通知他们在第一三〇师的防御正面不要开枪。

刘光亚回到市里已是31日。他立即将联系结果面告王理寰，王理寰当然完全同意。

其实，关于"起义"的宣传，头天晚上王理寰从兵团部赶回来后，中共沈阳地下党组织就已协助他开始着手进行。这天拂晓，不明就里的师部韩副官还从沈阳街头撕来一张标语，急急跑来报告王理寰，说"东关大街已贴满标语，欢迎王理寰将军起义"，问王理寰是不是真有这件事。王理寰不肯定也不否定地吩咐他："上边有令，前线已经停战，今后不再打了。我们要设法安定人心，进行宣传，维持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你赶快去做一些准备。"韩副官等于得到了明确答复，高高兴兴地"准备"去了。所以，"万事俱备，只等东风"，王理寰等着的就是与解放军联系的结果了。刘光亚当然也高兴。他立即指示中共沈阳市工委印制了一份"告前线负责同志"的信函，并抄送给一三〇师一份。信函的内容是：

前线负责同志：

五十三军一三〇师驻地为韩屯、八家子、罗家坟、沙河子、下坎子一带，停战谈判已由军区谈妥，现在待总部命令，向指定地点集结中，希勿发生误会。

城工部

10月31日

在千难万难中，王理寰终于等到了"东风"，就等什么时候听令向指定地点集中了。从整个过程看，第一三〇师师长王理寰当机立断，几管齐下，措施是有力的，整个联系和实行过程也都是顺利的。从时间上看，也和暂编第五十三师许赓扬同解放军联系、谈判、实施协议不相前后。不过，第一三〇师最终并没有按"起义"对待，已是后话。至于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也就无从赘述了。

第五十三军的另两个师和沈阳守备第二总队，也都已做好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准备。

第五十三军的另两个师暂编第三十师和第一一六师的起义行动，也在紧锣密鼓中进行。31日凌晨，暂编第三十师师长张儒彬用电话与一团团长徐连第商定，由一团派二营副营长曹翰奇去找解放军联系。曹翰奇找到独立第一师指挥所，见到师长管松涛、政委马毅之、政治部主任郑效峰后，就代表第三十师师长张儒彬要求停火谈判。独立第一师派出宣传科长陆荧为代表去同张儒彬谈判，最后也达成了放下武器、部队到北大营集结的协议。

第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的行动也早已开始。他们从27日夜开始撤向沈阳，30日晨到达沈阳东北郊的东二台子、大洼、文官屯、西瓦窑子一带。解放军独立第一师部队前进到望花台、大洼、二洼一带时，开始受到一一六师部队的抵抗。30日夜，也就是在赵国屏与周福成“摊牌”之后，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就在东二台子师部召开全师营长以上军官会议，讲明危急形势，宣布执行军部命令，从即刻起不再抵抗。会后，各部队将工事里的人员撤回，在驻地门上挂起白旗。一一六师指挥所也撤移到北大营。

配属第五十三军指挥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的起义行动也正顺利展开。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的军官，大部分是从第五十三军派过去的，受第五十三军的影响很深。而且，他们也早已与中共地下工作的关系李极栋（化名白栋）等取得了联系。在赵国屏他们的影响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总队长毛芝荃、副总队长佟道和参谋长胡大谟等，对起义都早已意见一致。在得知赵国屏已与周福成摊牌，第五十三军的三个师都已开始行动，胡大谟也亲自向一团团长卢广作、二团团长范玉麟、三团团长关庆厚交代：“当解放军接近时不准开枪，并要想尽一切办法与解放军联系。”

此外，沈阳市守备第二总队也早已准备停当。前已交代，这个总队是两个月前才匆匆组建的，属师级编制，主要军官由沈阳市长董文

琦推荐，团以上军官多数是东北讲武堂毕业、张学良的东北军旧部。编制12500人，实有人数8000人。主要任务是配合正规军防守沈阳。这个总队从一开始就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争取的重要对象之一，副总队长王凤起就是由东北局社会部派进去的。东北"剿总"少将高参邱立亭和上校金之铎受东北局社会部的委派，也对这个总队做了大量争取工作。30日晚赵国屏直接宣称第五十三军要起义后，31日晨邱立亭就亲自来到了总队部，除起义外，还与秦祥征、王凤起等进一步商量的如何确保市内治安和宣传解放的问题。随后，他们就组织了6辆宣传车，车上贴着"和谈成功"、"迎接解放军进城"等标语，每车配备士兵20名，手持旗帜，在一些主要街道上进行和平解放沈阳的宣传。上午10时许，中共沈阳市工作委员会城工部又派了两位同志到总队部，对解放军进城后双方如何联系的问题与他们进行了商谈，规定了联系的旗号及昼间、夜间信号联络方法，并由地下工作人员制发了一批上面印有"高觉"两个大字的联络识别臂章，做好了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具体准备。

因此可以说，到这时为止，"和平解放沈阳"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圆满完成。